

經世實用編

一之四

漢書門			
二	四	三	八
九	一	函	號
一	冊	架	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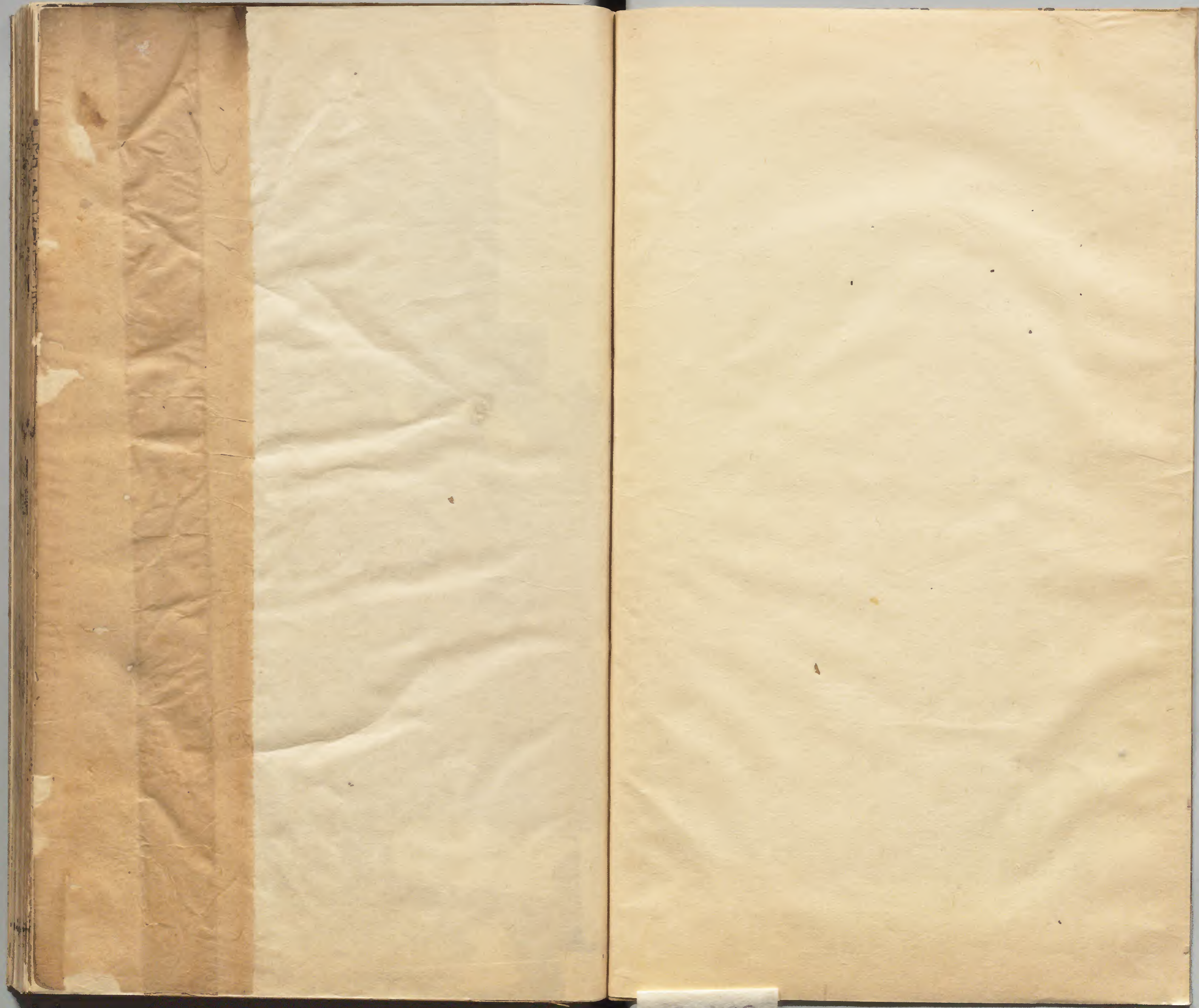
內閣文庫			
元	二	四	漢
四	一	三	書
冊	十	八	類
架	冊	號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2438
冊數	10 (1)
函號	7294 21

政書 六二

294-21





504-51

經世實用編引

淺草文庫

經世以道衛道以經三者天之象

緯人之絲綸皆華也而體一實體

節乾即元亨利貞實可育實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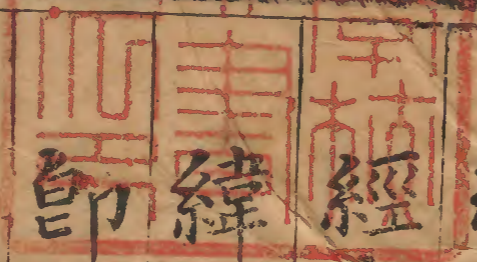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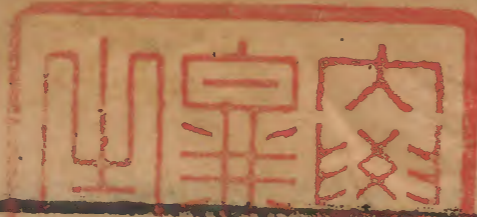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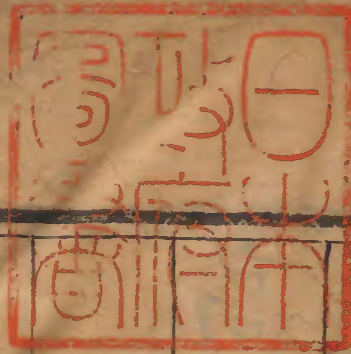
長實可肅殺而收藏乃所謂經也

吐此經者遺世雜此經者卑世

蓋此經者亂世竊此經者惑世

豈世負用即負實也華惟實則

經世實用編引



果苗惟實則粒實不勝則朽質
矣敦本尚實無漫誇三五益我
高皇帝令甲具在三十季間破雕
斲觚而貞百度犁然日星竅繫
表章紫陽躬體乾健懿哉萬禩
爲經已波之濡也浸假此窳初
猶襲虛爲實繼且擯實而虛吏
幾阻訓而談揮霍儒苦考亭而

勦玄同譬翦艸爲花本根拔矣
勒旂常厠俎豆要亦山饑海錯難
與布帛菽粟等用也季友馮僉憲
同華何諸氏編經並實用大都稟
祖訓爲律令輓近沿革附之末張紫
陽旗鼓匪直討掌故實訂治統道
統而翕于一也夫經喪並憂在經
並喪經憂在並疇尸其柄而園扉

累臣矢志編摩視離騷之賦尚書
之授禛用誰實哉用之日分元亨
利貞用之綱歸乾庶幾演易遺旨
矣嘗觀太上用並其次爲並用爲
並用者元亨利貞也待用乃用
並者乾也不用亦用不用之用猥
云賜環是編恢二矣以用爲用者
居某職考某編而自課實不實也
猶免堅瓠之誚也夫馮君勁節姱
脩余何敢望其藩獨斤紫陽而
以學製也則臭味稔也因
詔獄中乞余爲序余不文亦道其實
而已 昔

萬曆甲辰夏至之吉

南京禮部儀制清吏司郎中臣汪
國楠謹書于蘭臺公署

經世實用編序

夫功卓於開天德極於酌古至成未前有之緒而商
今古以準中赫哉我

高皇帝之聖也蓋道相傳而爲治自曩有統也唐虞昉焉
煥起于文王周公至素王會極而訓証於朱子乃斟
定而實用之則大行于

高皇帝其垂訐以堅萬業者鑒于聖淵猷而後著爲令以
故泰山二百餘年夫誰不偉其功寧亦知其道德法
度振古而無兩也制徂而湮時窮則變駸駸乎委頓
將中天之日豈能駐於方吾邑馮公素憤之既通籍
卽畢意以矢公作求所爲榮懷天下者乃得諸

祖憲讀

國初功令瞿然起色也曰嗟乎越

本朝而寧有治哉因不鄙允恭協以圖

國故詳蒐廣証期實用編成爲經世先資若次及于事
能收其掌上之用大要如我

明興時其筌宰間固難于一德之契精周百務懋六職
以樞之夫安能獨樞所需者賢耳賢格于制科甚有
遺俊

累朝薦辟令典光于冊何不亟行以羅異才材之於位
矣積以年而課其成更超擢以爲久者報寧不真心
爲百姓遠謀出死力衛

社稷故凡彊理保定作生人之依而懋其張皇克詰之
績治乃不遜于隆矣由此紹闡道真以釀出國士令

三才奧蘊今君子不困於曉焉而一取鵠于紫陽庶
幾鴻茂昌明之化乎然皆韋弦

高皇帝且按其已試之掌故爲明徵彼三十年裁定者舉
前代踈虞悉深鑒其弊靡纖隙而不塗矣卽後聖豈
能再刊故其道化蒸蒸日上文輩出如易牙平五味百
體受其滋而含茹爲常返他腴於舌其綱紀萬方而
式靈於永者如漢通天塋臺土木重輕無錙銖相負
然漸摩久矣亦稍失其初故今所期于對揚者不啻
詳復惟導

令甲稟

聖真以母失當年至意復取名賢擘畫足以裨

國憲而切時幾用起比歲之積疴豈但母影說亦母爲

遠稽載其灼有成效效而永可則者為

今日實証噫吁公其腐心於

國家乎公為司馬時偕允恭肇此議命允恭編藁公手

裁之已而按楚中稍稍舉行楚即報治適中貴人橫

於江漢公不顧於所中而為楚人請一旦之命

天子以單辭逮公廷尉即收中貴人公怡然歌

聖明而幽處甚暇得研精于裁酌務期瑰謨克備可以夾

我明家而成萬年有道之長用風於

當代君子使君子同心憂國取諸此以久今之天下而

為瑞于宗廟社稷一還

高皇帝之舊嗚呼休哉昔

萬曆癸卯季秋九月既望之吉盱眙臣姚允恭謹序

經世實用編叙

夫古而今今而後繩繩不窮者世也以天下

之才興天下之治者經世也人認七尺為身

不知徧世皆身知徧世之皆身則經世正所

以修身矣身乾體也體仁以長人嘉會以合

禮利物以和義貞固以幹事妙用於是乎行

焉大都言為虛動為實心為虛行為實實之

不存虛將焉傳孔無樂乎空言孟無取乎徒

善要歸於尚實而已輒近取士以文詞任官

以資格涖政以簿書講學以空寂四者皆涉
於虛然斯世泰寧無事有為敷畝垣墉樸斲
者存焉爾我

太祖躬膺上智二十年定天下三十年致太平
日虔虔焉舉逸民體群臣厚人生正人德故
其流澤遠也儀刑具在方冊不磨其百慮之
準繩萬事之矩矱乎臣子陳謨布政乃忽舊
章而自行其臆試及其聰明其閱歷有

太祖萬分一乎夫有我者物也無我者神也昔

太祖作法亦惟是體悉人情斟酌古道而弗率
由者乃生於有我儻忘我以為天下遵典則
而不以意叅之夫然後有實用此致虛之極
妙萬物而神矣升高而望順風而呼其重
有攸賴乎臣不佞謹按時事追惟

祖德與鄉之士楚之士同患之士共討論之久
而成帙命曰經世實用編若有合乎衆論與
否不自知已

萬曆三十有一年夏六月穀旦臣馮應京謹題

汪萬頃梓

實用編纂修姓氏叙由

編何以實用名也匠僉憲公之實心也僉憲從業經
生雅以道德經濟自期比筮仕職方自公之暇草創
是編博採

廷謨蒐幽索隱斐然未裁庚子奉

命楚臬稍得見之行慨然曰教化不興風俗不淳用之不
實則惟是故于是宣

主德闡聖真葆疲瘵揚側陋治本甫張彝倫將叙迺紹璫
從中作崇公又毅然曰螟螣不去嘉穀不殖用之弗
實則亦惟是故益矢天日勵冰霜俾噉噉就鑊生靈
脫諸湯火狀實用之效亦既彬彬可觀矣獨以張讓
方熾守忠未殲雖百元禮十魏公其柰之何揚廷之

夫孚號而艱貞之明夷不改爰構同志之彥討論往
聖元經對揚

皇祖寶典綜袞缺于衆美別淑慝于多方切劇融會克成
此編道既邁于授書功亦亞乎演易乃知園土之榮
轉軼蘭臺之聚蓋以乾剛立體發龍德于

大君天健用時敷鳥司于百執洵令二百四十年間謨烈
紀經之互兵農風俗之變荃宰之軌轍道術之源流壹
振趨頽之連敝揭立法之良規酌古準今犁然悉具
豈與彼空譚清議絢竒抉玄而不嬰時任者競浮尚
哉晉漢人著潛夫論鹽鐵其績弗敵蠶室之書繫我
皇圖開濟以來代有載筆干綱不扞靈光建公道班班秩秩
實同此心矧是編也需

皇祖心法晰孔門正傳固史林之玄圃而政學之指南哉
於戲實不實在我用不用在人用而不實君子耻之
實而不用君子傷之公第以編摹代奔走自盡其仁
世之心藏以待時言而爲則儻經時君子加志民碧
紹明先王之道者斯言之溥利寧惟一世是經已耶
俾賤臣得以校讐發梓功旣竣爰列同事姓名于左
乃僭申一言於端昔癸卯星周一紀肩吾甫戴任書

李登 字士龍 直隸上元縣人

瞿九思 字睿夫 湖廣黃梅縣人

華鈺 字德夫 直隸丹徒縣人

何棟如 字克符 直隸無錫縣人

梁斗輝 字忠璇 廣東新會縣人

李呈芬 字明晦 直隸靈璧縣人

張復 字子遠 直隸休寧縣人

劉中興 字克勤 直隸盱眙縣人

姚允恭 字寅父 直隸盱眙縣人

黃廷棟 字吉安 湖廣廣濟縣人

夏時 字時夏 湖廣黃梅縣人

魏文升 字升中 湖廣黃梅縣人

夏典 字典則 湖廣黃梅縣人

魏文常 字長卿 湖廣黃梅縣人

黃鎮中 字開畧 湖廣廣濟縣人

鄒鎮民 字元順 江西樂安縣人

督梓一人 撒玄嶽 字申甫 直隸黟縣人

叙由終

皇明經世實用編目錄

乾集一

御製心法九章

乾集二

皇明祖訓

乾集三

親賢

乾集四

天官

乾集五

地官

乾集六

實用編前卷 目錄

春官

乾集七

夏官上

乾集八

夏官下

乾集九

秋官

乾集十

冬官

元集一

薦舉辟召論

取士議

元集二

薦辟人物

亨集一

久任超遷論

任官議

亨集二

外任

利集一

務農講武論

重農考

利集二

經武考

實用編前卷

目錄

四

實月編首卷 目錄

利集三

任人

利集四

導和

貞集一

正學育才論

禮學

貞集二

樂學上

貞集三

樂學下

貞集四

射學

貞集五

御學

貞集六

書學 二卷

貞集七

數學

貞集八

諸儒語錄

貞集九

正學攷

以上二十有八卷

實用編首卷

目錄

五

實月編卷一

三明經世實用編卷之一

乾集一

盱眙臣馮應京纂

休寧臣戴任校正

黃梅臣瞿九思編次

休寧臣張復參閱

太祖高皇帝御製又心法九章

擬問心

野八鄭公平問心於孔子曰。聖賢君子之心何如。強竊盜賊。姦人。小人之。心何如。子曰。嗚呼。大哉。之問。心之所。以。在。人。同。焉。夫。心。也。者。中。虛。而。不。實。以。居。神。靈。其。神。靈。之。運。性。情。思。欲。無。所。不。至。聖。賢。君。子。亦。無。間。強。竊。盜。賊。姦。人。小。人。之。心。是。說。也。神。靈。之。所。以。運。心。也。且。聖。賢。君。

實月編卷一

乾集一

印製

一

高皇其馬首翕然從之故
 與天下人心相背而馳天下于是乎去元而歸
 明古所稱至愚而神是也以其神役心以一心之神役萬人
 之心之神聖人之蘊其在茲乎夫一人有神有不神而
 所以神君子獨觀本原其涵養有定力親正人聞正
 論見正事又以助吾神也儼然端拱對越
 上帝物感一交吾神應之此時孰為正行孰為邪徑昭然
 獨照正聖狂幾希之介於此決之其正者即于我甚便
 私以其為上帝載也而毅然必為其邪者即于我甚便
 凜乎其畏上帝而不敢欲也慎斯以往履康衢而臻聖
 域矣其或始之未慎發軔已訛忽焉惕五子之歌繹
 祈招之諷即此悔幾便離險道超然返轡適我周行
 是謂先迷後得神依然其為主矣故曰寂然不動者
 誠也感而遂通者神也動而未形有無之間幾也神
 以知幾識斯可復若乃守前車之故轍借老馬以識
 途原未可知方亦能由道則末學之下乘非窮神之妙
 旨也孔子得其神為萬世師
 高皇得其神兼君師之任心既混同言何爾我第非公平
 者不足與語此故藉問公平託言孔子豈獨自官萬
 民之楷範實為
 聖子神孫之法程云

甘露論

古今通言。亦有禎祥妖孽其禎祥以應善人妖孽不善
 當之。雖聖人愚夫也婦莫不同心一志好禎而惡妖然
 嘉禎之心固篤為善之心不厚是以妖禎反常者有之
 如其道者有之。晉春秋孔子觀麟而紀筆舜得鳳凰來
 儀天下安近代有元將末而河水清至正年間甘露降
 靜思禎祥妖孽可不令人日夜憂惶所以憂惶者正為
 鬼神之機人莫可測若以必妖而必禎其禍福兩忘者
 有之若以禎而非我之兆或福漸臻若以妖之為害必
 逼其身肯日新其已其禍消矣故前代忠臣碩士若有
 妖魅之作必致君宵衣旰食以回天意若見禎祥之見
 急奏恐兆他人非天恩於已也特以警省務在四海咸
 安誠為良法也今洪武八年冬十一月十有八日詣齋

宮祀

上帝於園立當日省視壇場道經松下忽見森松極杪露水凝枝垂懸上下有若明珠初將以為晨露未消倏蜜蜂交雜致吾忽然而省此必天垂甘露矣試採而啖之入口甘如飴糖誠然天恩下墜未審禎兆何因而何人矣特召諸臣從行者共採而食之愛勅儒臣以歌詠其來去後不兩時人各以詩文來獻符禎稱祥者比比皆然事屬無憂豈不賴禎以忘危乎朕所以聞祥而憂觀禎而患以其近日以來雞鳴半夜乖逆之氣不數日見於晨申況土木之工並作不得已而為之此皆上帝之所惡惟恐不答心驚晝夜如履薄冰豈敢以甘露之降禎祥以為必然者也

臣按此篇

高皇帝心法之原也。凡子事父父得而制之。臣事君君得而制之。生殺予奪惟所自專。似可以怠豫而無營。恐雖而罔忌。然其分非無前。蓋天之子也。其勢非由已。蓋制於天之命也。是以古帝王兢兢於休咎之間。視臣子事君。父加嚴焉。知天故也。高皇帝受天明命。撫綏萬邦。日孜孜。矻矻立。蒼生之命而不。敢即安。以干天譴。玄德潛通。甘露下降。此心更為之。悚惕。非過也。天下林林總總。非上帝之民。狀小者。任一身。一家。大者。仁。一郡。一國。其責。易。盡。天亦未。必。簡。責。之。惟。夫。統。有。華。夷。兼。理。幽。明。一。人。之。精。神。有。限。萬。方。之。待。命。無。窮。恐。所。拮。据。者。不。能。百。一。而。愆。忘。不。可。以。數。計。天。亦。何。愛。我。一。人。以。苦。天。下。也。此。所。以。皇。皇。而。不。能。已。也。蓋。至。教。羣。臣。以。恐。非。他。人。之。奏。而。所。為。嗣。帝。慮。者。益。深。遠。矣。今。學。士。類。稱。堯。欽。舜。恭。禹。祇。湯。敬。而。不。言。欽。恭。祇。敬。施。之。誰。何。豈。豈。有。無。所。尊。而。漫。然。為。下。又。豈。有。無。所。制。而。空。為。戒。心。者。哉。

時雪論

淋淋瀝瀝之謂雨。大地瓊瑤之謂雪。此果雨乎雪乎。曰

二說皆雨雪之文言也。洪武九年十一月，冬深既久，清
露不結，河水不冰，是時不正也。晉人有云：均調四時，其
機在乎生靈之主。朕思之惶惶，俄而風生八極，雲幕長
空，良久雨降，自朝抵暮，萬物被澤。至夕，翩翩飛舞，雪墜
九霄，曉來闢戶以觀，近山玉砌，遠景銀粧。此天地嚴凝
之氣至矣。今也時令既正，仁者尤可思乎？曰：可。所以思
者，富貴貧賤當有守思之道。曰：守者何？曰：當此苦寒之
際，衣單食寡者，但能守饑寒而不要為異日安矣。良人
之名出矣，必由貧賤至富貴也。曰：富貴亦可得而聞乎？
曰：可。且富貴者當此之際，綺紈纈服，紅爐暖閣，重裯列
鼎，若不思貧賤者無衣食之處，他日必由富貴入貧賤
也。此理之必然，有不逃者。朕聽斯言，特以時記之。

臣按此上律天時意也。大君為生靈之主，思用愛則
恐寬過而民慢，思用威則恐猛過而民殘。蓋愛與威
皆文言也，不可執也。必也以時乎？天以四時相禪，生
長收藏，而其間虧盈益謙，各有當也。大君輔相物宜
裁成天道，故仲冬未雪，即惶惶於時令之不正，雨雪
既零，即閔於貧賤之所寒，思之思之，豈曰空寂時
哉？時哉？豈曰膠擾心宗之妙如此，用能調燮陰陽，永
綏天祿。孟子曰：憂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孔子曰：高
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滿而不溢，所以長守富也。然
皆時至而思起，則思出於無思，故足述也。
高皇論中書勅曰：今春雨雪霏霏，經旬不止，嚴凝之氣切
骨。朕思居重衣貂裘，覺寒若此之際，衣單食薄，甚足艱辛。
此時居九重，衣貂裘，覺寒若此之際，衣單食薄，甚足艱辛。
何度日，雨中書下府尹，令各三等給鹽以八十斤為
上。如勅施行，毋稽於戲，非苟知之，亦允臨之。臣于此見
至聖之一斑矣。素貧賤，素富貴者，一切名理，可徒識文言
乎而已。

諭國學師徒

古今賢能，首以學為本。次特以操持輔弼其所學。斯二
事既行，則善名於兩間矣。然以今言之，則學有先後，人

有靈愚所以曩之學者爲今之所習者師惟師者模範其志竭胷中之所有發述之良能不隱毫釐以訓所習者未聞物不一於規矩而如式人不律師教而循理以斯論之人之循理物之如式必規矩而教之者矣若師隱知晦善罔盡師禮則罪怒人神若學者非究心宵晝必欲至知而後已又將艱爲人於世者也朕所謂師必盡師者之理學必盡學者之誠勅後否此責有歸焉所以學者學其所至善操者操其所不齊持者持其所真誠三者備矣奚愚頑者耶管仲尼入周廟閱西階有金人焉三緘其口斯所以戒慎妄言者如或理道之詞未嘗拘禁今去古既遠失其所傳反以此而助姦愚愚愈竟脩道之教不明也且以李思迪馬懿言之職當諄諄切切而訓者也而乖理縱非果誠相信乎斯不但非理而又甚不知忠義而報人者也日召同遊朕所慕者慕其所學望其時或有言使朕得聞嘉言善行不亦樂乎而乃非有所問終日緘默有時遣侍東宮暫遊時刻朕欲彼時發先聖之幽德以資後嗣及其至所在亦緘默不語但瞠目視之而已或傷有言書者則因而問及不過就他人之所言以答畢後未嘗效誠補其未知者也此深其所學秘其所操耶抑持其所能務獨善其身耶其懷姦伏詐朕所不知因是故勅師徒必達操持之所以然良能矣

高皇

臣按此我

求言甚切。答不言者。而因明毀學之方也。大學曰如切如磋者。道學也。如琢如磨者。自脩也。此明明德之止至善也。然事有終始。則知止先之矣。帝謂李者

學其所至善。操者操其所不齊。持者持其所真誠。然
 首以學為本。真得大學之道哉。揚起元解曰。學者覺
 也。覺有二。一者本覺。二者正覺。本覺者生而自覺者
 也。正覺者覺此本覺者也。本覺賦於天親。正覺成於
 師友。親師取友。一旦豁然。覺其本來之覺。是之謂學。
 有是學。然後成人。聰明睿智皆由此出。故人必以學
 為本也。操持特以輔弼此學而已。學如植樹。而操持
 譬藩籬也。學如赤子。而操持譬阿保也。垂人不知學。
 類以操持為實踐之學。而最下者。又以口耳聞見為
 學。莊誦
 聖訓。以學為本。以操持為輔弼。可以破乾坤大夢。燦千古
 長夜矣。

還經示僧

首誠之說。如金經千萬劫。而不泯。若或見之。則沃聰者
 之稿心。開愚昧之方寸。嗚呼。道哉。覺哉。孰能體之。而無
 上守之。而無為斯二字之。所以然。而然者。其於漏盡者
 乎。斯誠之說。如浮雲之馳空。若漚花之汎水。電影之逐
 風。睡酣之幽夢。斯未虛之謂歟。實之謂歟。然必先覺覺
 之後。覺然之。又將愚昧而疑之。嗚呼。清風搖水。蟾影沉

淵。孰能機其所以然耶。且曩之妙也。赤日升崑崙。神龍
 浴滄海。是又體之而非體。相之而非相。是皆着相。而能
 耶。無相而智耶。又必我相人相。而較之。豈不廓落。奔星
 靜淵。臨月。是說是問。必九年之傳善。我明。不然。風翻月
 影。倒掛須彌。問石為舟。千艘浮水。巨木連枋。作大海底
 是皆性理者耶。

臣按此篇取孟子反經以為名。取中庸至誠以為旨。
 闡天德之至精。狀王道之至妙。總見非實非虛。非無
 非有。重重設喻。意象宛然矣。揚起元解之曰。金之經
 千萬劫。而不泯。泯者形也。誠之經千萬劫。而不泯。泯者道
 也。道字承不泯。覺字承見之。體之守之。指道而言。無
 上無為。指覺而言。正覺則無上大覺。則無為。所以然
 而然。言其精深奧妙。未易窺測也。漏盡言無漏。即固
 聰明聖智。達天德之意。誠雖以不泯得名。然非指有
 相之物。便謂之誠字。宙之間。未有相。而不壞者。然
 則可離相以求之乎。離相又別無誠矣。如浮雲馳空。

謂無雲乎。則馳者其何物也。謂有雲乎。則既馳矣。雲又何存也。漚花之汎水。電影之逐風。睡酣之幽夢。亦復如是。謂之虛不可謂之實。不可先覺。具正知見。自能救度。迷情後覺。賴之不墮。邪見自能契受。正理愚昧者不能不疑。所謂下士聞道大笑也。此道至妙無迹。可尋一落思。惟便生障礙。如水風之相感。蟾淵之相涵。不可思議。如德而覺。乃為正覺。日聚陽之精。自無而有。龍純陽之德。自有而無。能從有相生。智從無相出。日能升而龍能浴。謂之無相不可也。日智升而龍智浴。謂之有相不可也。以我相人相與日與龍一較。勤之則有體相。而非體相者。豈獨日與龍為狀哉。我相人相亦非相也。惟其非相。所以獨智藏焉。而為正覺之所自出也。奔星於廓落。見無礙也。臨月於靜淵。見不搖也。勘破人我之相者。其胸次如此。以上所說。所問非淺俗可到。必達磨所傳之人。乃能明之。風翻月影。矯亂之見也。倒掛須彌。顛倒之見也。石舟浮水。妄見也。巨木底海。癡見也。此道苟不得正傳。必作此數等見。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豈皆可以為性理者耶。嗟夫。琴有妙音。必彈於妙指。苟不至德安凝。夫至道哉。洪惟我高皇。關乾坤於劫運。揭日月以重新。躬資上聖。全體太極。總彰政教。兼作君師。乃於萬幾之暇。闡發道真。一至於此。堯舜之間。僅聞一中。之訓。義皇而上。肇開一畫之遺。道固同符。而我高皇乃文之至矣。

道患說

道本無心。非心不道。事道道事。心事事心。本末開張。由來一乎。殊形異態。匿入幽微。當此之際。是何端的。問甚事勢之浮沉。漚花汎水。月印湍流。邇來透網掠花之蜂。車渠馬足之蝶。倖倖脫身於萬死。迷不知其已也。蜂暢鳴鳴。然而翅空。蝶快躡躡。然而趨塵。是皆墮之又墮。迷之又迷。孰曾量之而論。擬之而疑。度後先之覺乎。今泛泛之徒。興愛憎之勃勃。起是非之翩翩。反為誠者之憂心。是何持教者耶。

臣按道。天下之美利也。小用則小效。大用則大效。而曰有患者。何迷與覺之間而已。迷有二端。庸惡者以私欲勝。賢智者以意見勝。私欲非能外道也。蚩蚩焉遊於人倫日用之中。而利害當前。輒有出入。其或有圖王圖霸之才。借名義以鼓動天下。而意在自利其身。此門牆外人耳。其為道者。從其資之所近。有所得。

馬而是此非彼愛同憎異或為妙悟之士見虛光景
 輒爾俯視塵寰於凡繩趨尺步者曰已陳芻狗何足
 為也其患在空疏無實而率天下以流於蕩或為篤
 行之士實心實事特立於頽波之中輒自謂無上而
 本原茫無了徹其視超脫者漫謂大言無當不知狂
 簡之成章也此其患在得少為足而率天下以拘於
 方凡此皆有我之見非明誠之教也易曰仁者見之
 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
 之道鮮矣此我
 高皇帝所為慨乎老子曰天下大患為吾有身若無身
 吾有何患噫無身之妙不可名也蓋本自無身非故
 忘之試觀我胞胎未芽道曷嘗少形骸若盡道豈其
 亡即此身在色至而後有見聲至而後有聞見聞
 白聲色觸之初固未嘗有也舉世名之黑白我乃從
 而黑白之舉世名之宮商我乃從而宮商之宮商黑
 白從聞見得初固未嘗有也故曰漚花泛水月印川
 流何可執耶有我之士自立赤幟故偏而不該或見
 道不見事或見事不見道道事本一彼見自迷耳斯
 患也若何而愈之惟量之而論擬之而疑毋然况况
 而已斯非有非無之間恍然而覺故君子以明善為
 貴明則誠矣

鬼神有無論

有來奏者野有暮持火者數百候之倏然而滅
 汲者驗之無迹俄而呻吟於風雨間日悲號於星月
 時似人白晝誠有應人而投石忽現忽隱現之則一體
 如人隱之則寂然杳然或崇人以禍或祐人以福斯數
 狀昭昭然皆云鬼神而已臣不敢匿謹拜手以奏時傷
 人乃曰是妄誕耳朕謂傷曰爾何知其然哉對曰人稟
 天地之氣而生故人形於世少而壯壯而老老而衰衰
 而死當死之際魂升於天魄降於地夫魂也者氣也既
 達高穹遂清風而四散且魂骨肉毫髮者也既仆於地
 化土而成泥觀斯魂魂何鬼之有哉所以仲尼不言者
 為此也曰爾所言者將及性理而未為是乃知膚耳其
 鬼神之事未嘗無甚顯而甚寂所以古之哲王立祀典

者以其有之而如是其於顯寂之道必有為而為夫何
故蓋為有不得其死者有得其死者有得其時者有不
得其時者不得其死者何為壯而夭屈而滅斯二者乃
不得其死者也蓋因人事而未盡故顯且得其死者以其
人事而盡矣故寂此云略耳且前所奏者其狀若干皆
有為而作何以知之但知之者不難矣且上古堯舜之
時讓位而君天下法不更令民不移居生有家而死有
墓野無鏖戰並無遊魂祀則當其祭官則當其人是
以風雨時五穀登災害不萌乖沴不現此之謂也自秦漢
以來兵戈相侵君臣矛盾日爭月奪殺人殺野鰥寡孤
獨於並致有生者死者各無所依生無所依者惟仰君
而已歿無所依惟冤是恨以至於今歿者既多故有隱
而不現若有時而隱以其無為也若有時而現以
為也然而君子小人各有所當以其鬼神不謬卿云無
鬼神將無畏於天地不血食於祖宗是何人哉今鬼忽
顯忽寂所在某人見之非福即禍將不遠矣其於千態
萬狀呻吟悲號不可信有之哉

臣應京曰為君難哉君門遠萬里矣又欲知窮谷深
山之疾苦人心不可測矣又欲察鬼怪人妖之情狀
儻不通幽明之故其何以為人神之主乎精氣為物
遊魂為變其物在明其變在幽若伯有之為厲古來
名將之為神特有所為者耳其無所為者不可因不
現而謂無也
高皇帝灼見其有是以處之各得其宜哉秦夫陰風無
夜半之號修政明刑海微無婦寃之旱郊焉必躬而
天神格廟焉必敬而人鬼享於凡鱗寡孤獨無告之
民生則有養濟院以壽之歿則有厲祭以安之堯舜
之盛治復見於昭代而秦漢以來之弊政除矣其著
為此論使後世明避人非幽防鬼責人所不見之地
一萌非心凜然鬼闕其室不敢肆也其為教深矣哉

遊新菴記

鍾山之陽有谷。谷有靈泉。曰八功德水。不稽何代僧因水以建菴。不過數間而已。其向且未的。然而遊人信士無春秋四季時時來往。酌水焚香。滌愆懺罪。已有年矣。朕自至此二十年餘。每觀此地。景雖佳麗。菴將頽焉。朕嘗歎息。將山住持寺者自建菴。以至於斯時。前亡後化者。豈不知幾人。曾有定向而革庵者乎。故空景美而菴頽。一日暇遊於此。有僧求布施於朕。以崇建之。朕謂僧曰。愚哉。爾知梁武帝崇信慧超雲光等。捨身同泰寺。陳武帝敬真諦等。捨身大莊嚴寺。又如信道家之說者。秦皇遣方士而求神仙。漢武帝因李少君等而冀長生。魏道武因寇謙之行天宮靜輪之法。唐玄宗與葉法善同遊月宮。宋徽宗任林靈素度道士數萬。此數帝之心。未必不善。然善則善矣。何愚之至甚。其僧道能則能矣。何招禍之若是。答曰。未知。曰。前數僧道當是時。日習並法。頗異常人。故作聰明於王侯。僧特云天堂地獄。道務云壺中日月。洞裏乾坤。八寒八熱。致使數帝喪地獄。懼八寒八熱。願登天堂。入壺中洞裏。所以昧之國務。日衰海內不安。社稷移而君亡。謗及法門。是後三武因此而滅。僧不旋踵而覆。豈佛老之過歟。蓋當時僧道不才有累於一時。社稷移而異姓興。非天不佑。乃君愚昧。非仁連謗於佛老。其三武罔知佛老之機。輒毀效者。因二教之機微而理密。時難辨通。致令千古觀於諸帝臣之紀錄。達斯文者。無有不切齒奮恨。以其所以非獨當時為人。

唾罵雖萬古亦汚名罪囚天地間爾尚弗識何愚之篤
近者有元京師有異僧名指空獨不類凡愚之徒元君
順帝有時問道於斯人斯人答云如來之教雖云色空
之比假務化愚頑陰理王度又非帝者證果之場若不
解而至此糜費黔黎政務日杜市衢嗷嗷則天高聽卑
禍將不遠豪傑生焉苟能識我之言悟我誠導則君之
脩甚有大焉所以脩者宵衣旰食修明政刑四海咸安
彝倫攸敘無有紊者調和四時使昆蟲艸木各遂其生
此之謂修豈不彌綸天地生生垂垂三千大千界中安
得不永為人皇者歟指空曰以此觀之貧僧以百劫未
達於斯若帝或不依此而效前其墮彌深雖千劫不出
貧僧之右又丞相糊思監至齋盛素羞以供亦問於指
空意在增福指空曰凶頑至此而王網利愚民來供則
國風淳王臣遊此民無益公相之來是謂不可脩行多
道途異而理同公相知否曰不知曰在知人在安民忠
於君孝於親無私於己公於天下調和鼎鼎燮理陰陽
助君以仁誠能足備則生生垂垂立人間天上王臣矣
吾將數劫不達斯地苟不依此刻剝於民欺君罔下用
施於我雖萬劫奚齊吾肩朕觀指空之云如是爾僧欲
以菴為朕增福可乎彼雖有營造之機朕安有已財於
此僧曰富有天下肯若是耶不然國之富乃民之財君
天下者主之度出量入以安民非朕之已物乃農民膏
血耳若以此而施爾必不蒙福而招愆僧云佛法付之
國王大臣曰當哉所以付之者國令無有敢謗德化流

行非王臣則不可。僧乃省而叩頭。時朕不施後更一住持法印者。朕務繁不暇來。此將歲過七年冬十一月二十有五。日因暇入山。遂達斯地。想管日之逕崎嶇高下。今者崎而平。嶇而直。坦途如是。豈不異乎。何止此。逕而已。其菴架空。幕谷凌巘。而出松智流泉。以成瀑布。飛吼長空。致猿啼夜月。於峯巔。白鶴巢松。而每顧深隱。翠微縱有飄風。而不至遊人。遂樂禽獸情歡。煥然一新。觀斯劍遺庸愚者。弗能噫。有非常之人。建非常之功。法印如是。安得不神識者哉。傍曰。僧於此不貪而不盜。無利於已有功於眾。叢林仰之於為僧所新。僧為菴所名。人能知一軀為囊神之室。以神修軀。若不知修軀。以軀使神。豈不愚人者歟。

臣按前云。以神役心。非心役神。乃正心之要。此云。以神修軀。非軀使神。乃修身之要。脩其身而天下平矣。秦皇惑飛昇。而遣徐福。梁武惑福利。而事寶公。君天下之道。反置不講。是以軀使神也。故不旋踵而亡。三武鑿其覆轍。草薶沙門。蓋以聞見用事。非神用也。聖人之學。槩乎未之聞耳。
高皇以君相之業。專在彌綸天地。不為耽玄守空。而仙佛之徒。聽其自相講習。俾頑民聞因果之說。尚有所畏。以遠罪。而無用於世者。亦得依玄寂。以自全。曰。陰理王度。曰。暗助王綱。皆以神修軀之妙也。觀其敘心經。曰。心經。每言空。不言實。所言之空。乃相空耳。除空之外。所存者。本性也。所以相空。有六。謂口空。說相。眼空。色相。耳空。聽相。鼻空。嗅相。舌空。味相。身為空。樂相。其六。空之相。又非真相。鼻空。嗅相。舌空。味相。身為空。樂相。又神樂觀。曰。朕設神樂觀。備樂以享上下。神祇所以撥錢糧。若干。以供樂生。非做前代帝王。求長生之法。而施之。狀長生之道。非有之。不過修心。清淨脫離幻化。速疾去來。使無艱阻。是其機也。管殷周之父老。何存。漢唐之耆宿。安在。果長生之道乎。意大哉。皇言一哉。皇心。非尋常所能及也。語曰。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何其敬也。必有契也。何其遠也。必有慮也。孔子之所以大。于此可見。我二教而不為絕地通天。既無雜揉高皇知鬼神。而不黷存。又得並育之宜。非天下之至神。其孰之失。取長棄短。又得並育之宜。非天下之至神。其孰

能與於斯

設諭文

朕嘗以事勢觀人。以時宜較之。何有職之士。愚之至甚。誠為惜哉。且姦貪者。勇不畏死。於時宜事勢。略不以為。然其正直仁心者。徒知此而不知彼。於事勢時宜。但知其庸耳。是以惻隱仁心。顛倒而用矣。豈不知上古聖人。驅犀象而逐虎豹。未嘗有逐麒麟獐鹿者也。或問禁師曰。爾擅降蛇而得善。至既得蛇而殺之否。師曰。殺之可殺。放之當放。朕謂師曰。蛇乃人人所惡者。爾言有可殺而可放者。可得而聞乎。曰。可。所以殺之者。某蛇。放之者。某蛇。朕以師者。誣說試復問其詳。謂師曰。得蛇之後。盡殺之可乎。盡放而不殺可乎。師曰。皆不可。臣擅得而

神殺放亦憑神。苟不依神。其有咎焉。嗟乎。陰翳幽穴中。一微命之蛇耳。人將以為無屬也。以降蛇者言。乃有屬焉。故生殺不敢妄為。以其有神也。再詢儒者。朕聞湯聖人也。去三面而祝之。令有生路。果然乎。曰。然。曰。豺狼欲左右而容乎。曰。不。然。以其傷物命也。嗚呼。善者好之。惡者惡之。仁人君子不解而倒之。邪耶。正耶。省哉。戒哉。利益矣。

皇祖

嗟乎。臣乃知。明之所以永也。天下紛紛。唯不嗜殺人。能一之。其不能一者。病不在殺而在嗜。蓋有好有惡。心之用。無好無惡。心之體。刑賞生於好。惡好惡生於善。惡感物而動。我無與焉。故曰。無好無惡。此天德也。帝天之命。主於民心。視聽惟民。明喪惟民。聖人法之。不作好而好。民之好。賞當其功。不作惡而惡。民之惡。殺當其罪。天下悅而歸之。數載而成。帝業以天德。行王道。故全也。噫。蛇可殺也。而有可放。網可解也。而有不可解。義理辨於毫芒。惟內自省者得之。故曰。省哉。

戒哉利益矣。此入聖之門乎。

附讀

御製文四論

臣段然讀問心還經國學諭道患說而為本原論曰帝王以天下為度而左右為奸不勝堂陛千里咎不在左右也。本原之地未探其微也。孔子嘗贊堯曰大哉贊舜曰君哉矣安人安百姓可謂一體萬物矣。尤不敢為了義之譚而曰其猶病諸也。蓋貫穿根本使蠢動含靈盡歸原原本本。若此其難也。魯論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而民也誘然愚也。耳目有所封也。見曉不踰方寸也。則可使之不知也者。盡神赤而魏然尊命之曰帝王。迺至不能窮流遡源而究古帝王之學術其何以統八

絃而一體萬物哉。是故有夜分不寐左圖右史矣。我本原非磨之者也有疑丞先後執御正人矣。此弼我本原非弼之者也。進之則武王之敬勝怠者乎。曰此亦範我本原非範之者也。無已其惟精惟一之傳乎。體之而非體相之而非相體之而無上守之而無為以天下治天下非治天下者也。藏天下於天下非天下為芻狗者也。左右僕御罔非正人比屋而封時雍風動豈但宦官宮妾之所不能壅已哉。

讀甘露時雪鬼神篇而為闡幽論曰。三代以降其以賢主稱者絕眇。至於探賾本原稱達天之學。概乎不稍見焉。惟漢文帝遇賈傳宣室矣。所譚鬼神之理。雖並無傳。其於清淨寧謐。一以玄默治之時。號小三代。此必邃於

神鬼者也。並儒不達而曰不問蒼生問鬼神。夫鬼神卽蒼生也。不知鬼神之道而知。必不知蒼生之道而知者也。孔子曰。知其說者之于天下也。其如視諸斯乎。厥旨微矣。自顓頊絕地通天以後。君人不達天人之理。並儒誤執子不語神之說。而曰並無鬼神。解天則曰天者理而已。解鬼神則曰氣聚則生氣散則死而已。夫天而止於空虛無所據之理也。則上古作大淵以諧神人和上下。作八風之樂。天地神祇可得而禮。豈但空空無指實之理而爲是粉飾太平之觀已哉。馮相觀禋祈祥禳災祈年天宗祈穀上帝。豈故備文而爲是牲璧繭栗之末也哉。自此士不惺君人者。遂指宦官宮妾爲現在可娛之樂而事之。渺茫無味之文。沖虛澹漠爲空空。

用之物。而四海九州爲六尺以外之事。天下國家於絕矣。夫人所以臨淵履薄。不敢自肆者。有以制之也。朝廷下咫尺之書。不踰頃刻。而風驅雷迫。鼓四海九州於千萬里之外。何也。有司小而皇王尊也。畏其能制我也。朦瞽致誦。輿人獻規。太史紀言。彤管紀過。合百司庶尹而不能回一人。何也。一人尊而諸司小也。夫臣民小皇王矣。豈無有大皇王者哉。皇王稱尊貴矣。豈無有尊之尊者乎。是以文王得之而昭事上帝。武王得之而無二爾心。此物此具也。鬼神之理。耳目所覩。記未易縷陳。第曰氣聚則生氣散則死。如灰飛烟滅。茫然無知。其於禍福感應。皆指爲異端而不足述也。爲明王碩輔而歿。爲操懿莽卓而歿。等死耳。生前善惡。歿後冥然。夷齊盜跖。

兩俱亡羊何故爲君子之兢兢業業不敢違居曷不爲
小人之暴戾恣睢肆行無忌也乎哉或曰聖學無所爲
而然非有希於果報之說也愚則謂有所畏而爲善此
君子之所以三畏帝王之所以欽若昊天也惟我
太祖敬天愛人至矣盡矣一時刑政稍嚴遂感殿庭雷火
驅逐之變曰陛下赦臣臣赦天下所謂陛下者豈但曰
理而已繞殿而走豈謾然無見而爲英雄語以詔人哉
不然矣大哉甘露之論也若見禎祥急奏恐非他人非
天恩於已此非出萬死一生不能達天若此其遽非開
創聖神之主不能畏天若此精且確也愚故不避譏彈
而爲千古闡幽之語使人知罪福皆由心造而不善者
卒不能逃於冥冥則思天地鬼神而究心於返本還原
之學者又何待吾說之畢哉

讀遊新菴記而爲正謬論曰載道者迹耳而迹非道寄
心者事耳而事非心苟不得其神理而止求敝帚遺
之爲工非趙括之讀父書則優孟之爲叔敖耳余覽三
王以降高明之主不並值得一漢武宋真未嘗不嘉其
聰明杰出而未嘗不惜其擇焉不精迺至與庸君亂主
同類而共觀之也蓋帝王與韋布雖不同其以天下爲
一體者均焉八荒爲我壽域是吾久視之道成也疾病
痛癢相關是吾布施之道成也乘化來而乘化往是吾
沖舉之道成也無爲而民自化是吾戒定之道成也梁
武曰朕造寺寫經有何功德達磨曰並無功德劉處玄
研精玄理並祖召見問道玄曰爲治在敬天勤民長生

在清心寡欲黃冠羽化之術非人主之所學也以此知二氏之未流非但吾儒斥之以為非即二氏亦未嘗不病其為小果為下行仙也矧帝王肩鉅何如而可下同緇羽之流哉

太祖取其陰贊王綱而斥其迹可謂高出萬古矣

讀設諭文而為審機論曰機者聖賢之所研審而治並豪傑之所憑而依者也人心之機間不容髮有用之揣摩者則為機智有用之無事者則為真機彼其勾索夫一二而逐逐於功利之間能使天下多事是故惡夫機也庸知機猶弩也發不在先而中不在後迫之即動應之即起非有於揣摩也天下未有無害之利也使盡無害而有利三尺童子皆能持籌而講方略惟利十而中不無一二之害疑似於其間於是澶州之幸滿朝駭然而寇萊卒以制虜回紇之盟庸夫所畏而令公終以成功蓋讀父書者不足以言兵求馬者必不按圖以索之也張良名四皓豈定太子之具陳平王諸呂豈安漢之圖而太子即定漢業即安此其機權非但人不能知即欲以告人而亦難行口舌間也設諭文曰殺之可殺放之當放得蛇之後盡殺之可乎盡放而不殺可乎至哉聖王之言也使雷霆之怒今日而擊一人明日而擊一人機露微泄而人易玩使數十年天朗氣清不一示譴恐亦非天發殺機之道也是以君子尚夫時也或者謂章縫之儒苦不知變其材智機變若或嗇之未可致是不然凡八材智未有不屬形骸以後事也學有淺

致是不然凡八材智未有不屬形骸以後事也學有淺

深事有大小品有高下。見諦從之。鑑明則研醜見明之者由我耳。衡平則重輕見平之者由我耳。我誠於本原之地定如止水。行若流雲。不我張弛。因勢之張而張之。因勢之弛而弛之。人以為百舉百中。不失機時。不知太字之天觸之而起。曾未嘗起一念也。噫。天下曷嘗有難處之事。難為之時哉。

明經世實用編卷之二

乾集二

盱眙臣馮應京纂輯

休寧臣戴任校正

盱眙臣姚允恭編次

皇明祖訓序

朕觀自古國家建立。法制皆在始受命之君。當時法已定。人已守。是以恩威加於宇內。民用平康。蓋其創業之初。備嘗艱苦。閱人既多。歷事亦熟。比之生長深宮之主。未諳並故及僻處山林之士。自矜已長者。甚相遠矣。朕幼而孤貧。長值兵亂。年二十四。委身行伍。為人詞用者三年。繼而收攬英俊。習練兵之方。謀與羣雄。並驅勞心。焦思慮患。防微近二十載。乃能翦除強敵。統一海宇。人之情偽。亦頗知之。

實月紀卷二 皇集二 卷二 一
故以所見所行與羣臣定爲國法華元朝姑息之政治舊俗汚染之徒且羣雄之強盛詭詐至難服也而朕已服之民經垂亂欲度兵荒務習姦猾至難齊也而朕已齊之蓋自平武昌以來卽議定著律令損益更改不計遍數經今十年始得成就頒而行之民漸知禁至於開導後人復爲祖訓一編立爲家法大書揭於西戶朝夕觀覽以求至當首尾六年凡七謄藁至今方定豈非難哉蓋俗儒多是古非今姦吏常舞文弄法自非博采衆長卽與果斷則被其眩惑莫能有所成也今令翰林編輯成書禮部刊印以傳永久凡我子孫欽承朕命無作聰明亂我已成之法一字改易非但不負朕垂法之意而

天地 祖宗亦將孚佑於無窮矣嗚呼其敬戒之哉

皇明祖訓附解目錄

祖訓首章

持守

嚴祭祀

謹出入

慎國政

禮儀

法律

內令

內官

職制

兵衛

營繕

供用

皇陵碑記

祖訓臣應京謹按蓋會三五聖明之心。鑒歷代叔季之失。揆

今天下之時。宜事勢著為不刊令典。誠一字不可易。而

又何一詞之能贊。皆五子歌禹。伊訓說命。稱湯。洛誥

稱文武。一惟始創天下之祖。是述誠以一代之精神

命脈萃於此也。唐吳兢註貞觀政要。至

國朝經筵。猶以進講。矧我

太祖德意。稍緣飾而寡要。且累朝獻議。臣工鮮能推明

茲二百年。循訓以治。違訓以失。著班班史冊。間良可

考鏡。臣竊有概于中間。附論說以發之。益以見我

太祖之訓。果不可一字易也。

太祖訓首章

一朕自起兵至今四十餘年。親理天下庶務。人情善惡。真

偽無不涉歷。其中奸頑刁詐之徒。情犯深重。灼然無疑

者。特令法外加刑。意在使人知所警懼。不敢輕易犯法

然此特權時處置。頓挫奸頑。非守成之君所用常法。以

後子孫做皇帝時。止守律與大誥。並不許用黥刺。腓剝

閹割之刑。云何。蓋嗣君宮生內長。人情善惡。未能周知

恐一時所施不當。誤傷善良。臣下敢有奏用此刑者。文

武羣臣。即時劾奏。將犯人凌遲。全家處死。

臣謹按此開卷第一義。曰節性而已。先賢曰。人之情。易發而難制者。惟怒為甚。第能於怒時。遽忘其怒。而觀理之是非。則於道思過半矣。刑者怒之施。律者刑之則。序言定律令為國法。十年始就。故茲家法。即以相傳。特禁法外之刑。蓋節其性。而不過也。節則和。和則中。中

實用類卷二 乾集二 且川洋 三

和致而天地位萬物育矣

一自古三公論道六卿分職並不曾設立丞相自秦始置丞相不旋踵而亡漢唐宋因之雖有賢相然其間所用者多有小人專權亂政今我朝罷丞相設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等衙門分理天下庶務彼此頡頏不敢相壓事皆朝廷總之所以穩當以後子孫做皇帝時並不許立丞相臣下敢有奏請設立者文武羣臣即時劾奏將犯人凌遲全家處死

臣按節性之次即在親政夫天下豈能獨理哉然重臣不可無權臣不可有重臣者以道事君分職率屬立事不躬不親之別也天下治亂之原實出於此是謂重臣之嘉靖三十二年武選司員外楊繼盛論內閣嚴嵩曰嵩輔臣儼然以宰相自居挾天子之權侵奪司之事凡府部題覆先而稟而後敢起葉嵩之直房百官奔走如市一或少違顯禍立見及至失事

又駕祿於人是嵩雖無丞相之名而有丞相之權而無丞相之責天下知有嵩而不知有丞相之權

陛下此壞祖宗之成法一大罪也

世宗享戮嚴嵩

穆宗延賞繼盛其遵祖訓也夫

一皇親國戚有犯在嗣君自決除謀逆不赦外其餘所犯輕者與在京諸親會議重者與在外諸王及在京諸親會議皆取自上裁其所犯之家止許法司舉奏並不許擅自拿問

今將合議親戚之家指定名目開列於後

- 皇后家
- 皇妃家
- 東宮妃家
- 王妃家
- 郡王妃家
- 駙馬家
- 儀賓家
- 魏國公家
- 曹國公家
- 信國公家
- 西平侯家
- 武定侯家

臣按親之不廢法。昭其義也。法之必會議。昭其仁也。昔郭英擅役軍士為私室。法之必會議。昭其仁也。太祖曰。朕嘗思保天下。汝能思保身與家乎。朕與汝等分雖君臣。恩同父子。一子被責。而眾子知懼。則家可保矣。

皇考嘗言。凡人守分植財。如置田地。稼穡收穫。歲有常利。用之無窮。若悖理得財。如貪官污吏。獲利雖博。有喪身亡命之憂。汝其識之。英奉命唯謹。故武定之家。同休至今。若夫戮薄昭者。法勝而傷仁。侯王氏者。恩過而害義。癸仁義之中。則此訓其度越百王者乎。凡議故議賢。議能議功。議貴議勤。議賓於此。可例觀矣。

一四方諸夷皆限山隔海。僻在一隅。得其地不足以供給。得其民不足以使令。若其自不揣量。來撓我邊。則彼為不祥。彼既不為中國患。而我興兵輕伐。亦不祥也。吾恐後世子孫。倚中國富強。貪一時戰功。無故興兵。致傷人命。切記不可。但胡戎與西北邊境。互相密邇。累世戰爭。必選將練兵。時謹備之。

今將不征諸夷國名開列於後

東北

朝鮮國

即高麗。其李仁人及子李成桂。今名旦。自洪武六年。至洪武二十八年。首尾凡欲王。氏四王。姑待之。

正東偏北

日本國

雖朝實詐。暗通奸臣。胡惟庸謀為不軌。故絕之。

正南偏東

大琉球國

朝貢不時。王子及陪臣之子。皆入太學讀書。禮待甚厚。

小琉球國

不通往來。不曾朝貢。

西南

安南國

二年一貢。

真蠟國

朝貢如常。其國濱海。

暹羅國

朝貢如常。其國濱海。

實明編卷二 乾集二 丑月 五

占城國

自占城以下諸國來朝貢時內帶行商多行譎詐故沮之自洪武八年沮至洪武十

二年方乃得止其國濱海

蘇門答刺

其國濱海

西洋國

其國濱海

爪哇國

其國居海中

湓亨國

其國居海中

白花國

其國居海中

三弗齊國

其國居海中

淳泥國

其國居海中

臣聞聖學之要去一私心中國富強震於易作於則侈大而興戎於則怠荒而不戒幾在獨覺之中而禍

訓待夷之道如指諸掌厥後臣工失畫非啓釁則忘備

即如安南師旅頻興糜費無算嘉靖二十年降為郡

統使司以授莫登庸後其孫福復為黎寧所逐乃

置不問何如慎之初也倭本不可與通永樂初開門

延入至嘉靖間東南驛驗通年東援幸成西侵未艾

殊非信國公修備之意虜當備明甚永樂中割大寧

與之寢然寢燬印紅羅白雲開平木葉東勝拂雲

險皆不能守正統末幾至覆沒弘治中繼以夷鋒

淫削折拜朔方河南故地遂失自是歲憂匪茹官冗

實繁隆慶以來計出羈縻特而忘備耗軍實以飽寇

警未知所終斯時也考武衛霍之征誠所不能孝文

於事備惟上下一於慎德而疆場之事謹備不虞即

萬安可矣

凡古帝王以天下為憂者唯創業之君中興之主及守成

賢君能之其尋常之君將以天下為樂則國止自此始

何也帝王得國之初天必授於有德者若守成之君常

存敬畏以祖宗憂天下為心則能永受天之眷顧若生

怠慢禍必加焉可不畏哉

凡每歲自春至秋此數月尤為憂憂常在心則民安國

固蓋所憂者惟望風雨以時田禾豐稔使民得遂其生

如風雨不時則民不聊生盜賊竊發豪傑或乘隙而起

國勢危矣

凡天下承平四方有水旱等災當驗國之所積於被災去處優免稅糧若豐稔之歲雖無災傷又當驗國所積稍附餘擇地瘦民貧處亦優免之不為常例然優免在心臨期便決勿使小人先知要名於外

臣披前言常存敬畏以祖宗憂天下為心此守成之要道次言數月深憂臨期優免又要之要者也蓋天自民以視聽民依食以生養故書敘歷年久近在知稼穡之艱難與否惟知艱者必敬修五事感雨暘之時若節用九穀省膏脂之上供故民悅而天心得天眷而祥命長也

皇上步禱南郊帑賑中原三十餘年太平實基命於此善作者必要之善成厚終者不外乎虔始在加之意而已臣又思之小人之要名於外可防而君子之入告於內可聽殷中宗享國七十五年高宗享國五十九年其不敢荒寧亦伊陟傅說贊襄之責難陳善先天下之憂乃順之於外曰新我后之德顧不懿與至忍名實未加從我后以天下樂也

帝王居安常懷警備日夜時刻不敢怠慢則身不被人

所窺國必不失若恃安忘備則姦人得計身國不可保矣其日夜警備常如對陣號令精明日則觀人語動夜則巡禁嚴密姦人不得而入雖親信如骨肉朝夕相見猶當警備於心寧有備而無用如欲迴避左右與親信人密謀國事其常隨內官及帶刃人員止可離十丈地不可大遠如元朝英宗遇夜被害只為左右內使迴避太遠后妃亦不在寢處故有此禍可不深為戒備凡警備常用器械衣甲不離左右更選良馬數疋調教能行速走者常於宮門喂養及四城門令內使帶鞍轡各置一疋在其所在一體上古帝王諸侯防禦也凡夜當警省常聽城中動靜或出殿庭仰觀風雲星象何如不出則聽市聲何如

凡帝王居宮。要早起睡遲。酒要少飲。飯要依時進。午後不許太飽。在外行路則不拘。

臣按此四條。憂勤惕厲之衷。若無足為慮焉者。何訓

太祖三十年如一日矣。奕葉恬熙。若無足為慮焉者。何訓

詞不少。假也。觀其與侍臣論守成。曰。人常慮危。乃不

蹈危。常慮患。乃不及患。車行於峻阪。而仆於平地者。

慎於難。而忽於易也。保天下亦如御車。雖治平。何可

不慎。噫。思深哉。天下智者。能謀勇。者能權。而大君。儼

然於其上。特以豐功茂烈。足以厭眾志。裕天心。耳。一

日萬幾之間。眾志安。必其盡厭。天心安。必其盡格。則

日入。隱作。固未可知。是以重為之防。預為之備。仰為

之觀。俯為之察。而內為之謹。於寢食之間。充是心也。

必朝焉。祖識地德。日中宣序。民事夕焉。糾虔天刑。日

入。潔奉。案盛。而後敢即安乎。古稱無逸。乃逸。豈好為

憂勞哉。不得已也。嗣成

業者。必重有感於斯文。

凡人之姦良。固為難識。惟授之以職。使臨事試之。勤比較

而謹察之。姦良見矣。若知其良而不能用。知其姦而不

則誤國自此始。歷代多因姑息。以致姦人惑侮。當

未之初。一槩委用。既識其姦。退亦何難。慎勿姑息。

臣嘗計知人甚難。聖人必獨見於驪黃之外。及讀此

訓。唯臨事試之。勤比較。而謹察之。乃作而嘆曰。於乎。觀

者。名由衆退。而實從。事章。柰何。不詢事。而過信之也。

周也。古稱名過實者。名由口進。而實從事。退實過名

詢事。則知之明。而實從事。章柰何。不詢事。而過信之也。

游。不為斷。其謂之。何。抑有本焉。凡用人者。以法矣。乃或優

非以。為悅。悅而從。我。也。為天下之心。切則惟恐其厲民

而察。奸也。周。又。惟。恐。奸。人。之。一。日。不。去。民。一。日。受。其

厲也。而。去。之。也。勿。疑。使。非。痼。疾。吾。民。則。奸。人。奔。走。承

順。固。有。所。不。忍。去。而。賢。者。常。見。其。逆。於。心。節。知。之。不

樂。用。矣。故。惟。仁。人。能。知。人。能。官。人。

皇祖之慮遠矣哉。

凡聽訟。要明。不明則刑罰不中。罪加良善。久則天必怒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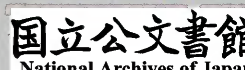
或有大獄。必當面訊。庶免構陷。鍛鍊之弊。

臣讀立政。其勿誤於庶獄。惟。有。司。之。牧。夫。周。公。三。致

意焉。茲於大獄。著。面。訊。之。訓。非。欲。以。已。與。之。也。簡。有

司。而。付。之。斷。既。周。兼。屬。知。於。先。念。要。囚。而。折。之。衷。必

惟。明。惟。允。於。後。蓋。欽。恤。極。矣。嗚。呼。入。井。牽。牛。心。原。不



忍霜飛臺隕天聽且舉古稱訊羣臣訊羣吏訊萬民

皇祖名法司曰貫城諭以如貫之中虛聞錦衣鍛鍊則悉

焚其刑具而送繫囚於刑部刑官有議法巧密者輒

得罪由是則代之訊者廩廩乎其面也而況重之

訓以聽訟次知人用人之後

凡賞功要當不當則人心不服久則禍必生焉

臣按大理寺臣江盈科曰

文皇帝平交趾問吏書夏原吉陞與賞孰便對曰賞費于

上從之此可為萬世賞功之法蓋作始既鉅則末流濫觴

莫可收拾其後王驥麓川一役冒封賞至萬人成化

正德間柳又甚矣

睿皇問內閣李賢曰國家錢糧出多入少即如京師武官

支薪俸每季四十五萬何以處此賢對曰武官有增

無減如人只生不歿那有盡界裝得盡然竟不聞有

所據正遂為空言唯是

肅皇初御采諫議夏言等說毅然汰洗歲省祿米百餘萬

此二百年一大快也

母事姑息然後武弁清而財之未流稱可擗節近中

悉郭子章亦言本朝武弁無封建之名有封建之實

欲漸裁之此即夏原吉李賢同意嗚呼總鎮之所

者攜持保抱而冒首級之功金吾之所任者摩

血而受捕獲之賞爵未敢謂當人

不敢謂服所望者亟為改絃耳

凡自古親王居國其樂甚於天子何以見之冠服宮室車

馬儀仗亞於天子而自奉豐厚政務亦簡若能謹守藩

輔之禮不作非為樂莫大焉至如天子總覽萬幾晚眠

早起勞心焦思唯憂天下之難治此親王所以樂於天

子也

凡古王侯妄窺大位者無不自取滅亡或連及朝廷俱廢

蓋王與天子本是至親或因自不守分或因姦人異謀

自家不和外人窺覷英雄乘此得志所以傾朝廷而累

身已也若朝廷之失固有此禍若王之失亦有此禍當

各守祖宗成法勿失親親

凡王所守者祖法如朝廷之命合於道理則惟命是聽不
合道理見法律篇第十二條

臣應京伏讀而嘆曰聖人之識洞若神明開創之謨
信如著蔡
天子念此則早朝晏罷憂天下之憂親藩念此則制節謹
度樂天下之樂至親相與同休祖法相與常守天下
英雄一皆朝廷羽翼
矣又何意外之虞哉

持守

凡吾平日持身之道無優伶近狎之失無酣歌夜飲之
正宮無自縱之權妃嬪無寵恣之專幸朕以乾清宮為
正寢后妃宮院各有其所每夕進御有序或有浮詞之
婦察其言非即加詰責故宮無妬忌之女至若朝堂決
政衆論稱善即與施行一官之語未可以為必然或燕
閑之際一人之言尤加審察故朝無偏聽之弊權謀與
決專出於已察情觀變慮患防危如履淵冰心膽為之
不寧晚朝畢而入清晨星存而出除有疾外平康之時
不敢怠惰此所以畏天人而國家所由興也

臣按畏之一字萬世帝王心法也天至高而默尸予
奪之柄人至衆而陰操向背之機一或任情有漸俯
仰即弗畏而入畏矣畏存於宴息自無狎暱之非畏
存於朝堂自無偏聽之失向則心有所主鄭聲佞人

凡傳制遣官代祀

歷代帝王并旗纛孔子等廟前一日沐浴更衣處於齋

宮次日遣官

帝王春於大祀壇內從祭遣官本廟致祭

旗纛秋於祭山川前一日遣官本壇致祭

孔子春秋仲月上丁日遣官致祭

凡祭五祀戶竈門井於四孟月遣內官致祭中雷於季夏

土旺戊日亦遣內官致祭

臣聞鬼神常享於克誠黍稷惟馨於明德大君百神之主百官之倡柰何不敬德乎

太祖嘗曰朕每祭享天地百神惟仲吾感戴之意禱祈福

社以佑生民未嘗敢自徵福也武三年春正月祭太歲四季月將風雲雷雨歲鎮海濱山川城隍旗纛諸神禮官奏祝文太歲以下至四海凡五壇帝稱

臣者請親署名其鐘山等神帝稱余者請令禮官代署

帝曰朋友署牘往來尚親題姓名况神明乎必皆親署

登壇太常寺丞任以忠贊禮慮帝力倦頗簡薦覽之儀禮畢帝問故以忠實對帝曰人臣愛君以道朕之於神惟恐誠敬未盡何敢憚勞汝當悉朕意後勿復

然斯所謂有孚顙若者哉

列聖紹休罔不祀天順七年以大祀

天地誓戒羣臣力疾視朝至期力疾行禮大臣贊敬天之誠而已嘉靖十二年禮官夏言請遣官代郊意郊且

聖躬薦德馨於平時嚴對越於穹宇神明之德既通而後

其如視諸掌乎訓所載者禮之文也而精誠在未祭之先感格在儀文

寓於言表矣

謹出入

凡動止有占乃臨時之變必在己精審術士不預焉且如

將出何方所被馬忽有疾或當時飲食衣服旗幟甲仗

有變或是筋失杯盤傾所用違意或烈風迅雷逆前而

來或飛禽走獸異態而至此神之報也。國之福也。若已出在外則羣察左右慎防而回未出即止然天象人不能為餘皆人可致之物恐姦者乘此偽為以無為有以有為無窒礙出入宜加詳審設若不信而往是違天取禍也。朕嘗臨危幾凶者數矣前之警報皆驗是以動止必詳人事審服用仰觀天道俯察地理皆無變異而後運用所以獲安。

臣按此至誠前知之道特以訓後世之慎動也。天人一氣端息相通和氣致祥乖氣致異人先天也。嗜欲將至有開必先。天先人也。况天子代天理物相與尤親朕兆尤顯故將有為也將有行也。中無適莫默觀先見之幾可動則動可止則止。動止不失其時是以自天祐之吉無不利。為此者有三要。心之覺也。耳之聞也。目之見也。皆天機也。有思有聽有視則雜於欲而鮮驗是惟無欲者儻然而知之謂之無書之易無數之占而豈藉術士墮奸計耶。斯義者必得。

太祖之心法而後可

慎國政

凡廣耳目不偏聽所以防壅蔽而通下情也。今後大小官員并百工伎藝之人應有可言之事許直至御前聞奏其言當理即付所司施行諸衙門毋得阻滯違者即同

姦論

如元朝命相詔有云。諸衙門敢有隔越中書奏請者以違制論。故內外百司有所奏請悉由中書遂致遷延。沉溺使下情不能上達。而國至於亡也。

凡官員士庶人等敢有上書陳言大臣才德政事者務要鞫問情由明白處斬。如果大臣知情者同罪。不知者不坐。

如漢王莽為相操弄威福平帝以新野田二萬五千六百頃益封莽。莽佯不受。吏民上書頌莽功德者前後四

十八萬七千五百七十二人。遂致威權歸奔。傾移漢祚。可不戒哉。

臣聞

太祖諭中書省臣曰。清明之朝。耳目外通。昏暗之世。聰明內蔽。外通則下無壅遏。內蔽則上如聾瞽。其著訓監於元而通下情。監於莽而禁上書。所以擴離照而握乾綱也。凡君與相。惟貴聞道。獨見有限。萬幾無窮。直言盈庭。則德日新。而萬邦懷矣。使天下不敢斥乘輿。則患蓄於防川。使天下敢頌大臣功德。則場竈之蔽。何可長哉。詩云。殷監不遠。在夏后之世。其皇祖垂訓之意。夫

禮儀

凡王國宮城外立宗廟社稷等壇

宗廟 立於王宮門左。與朝廷太廟位置同

社稷 立於王宮門右。與朝廷大社位置同

風雲雷雨山川神壇 立於社稷壇西

旗纛廟 立於風雲雷雨山川壇西。司旗者致祭

凡祭五祀

用豕一。祝帛香燭酒泉

司戶之神 於宮門左設香案。正月初四日門官致祭

司竈之神 於廚舍設香案。四月初一日典膳官致祭

中雷之神 於宮前丹墀內近東設香案。六月三日旺戌日承奉司官致祭

司門之神 於承運門稍東設香案。七月初一日門官致祭

司井之神 於井邊設香案。十月初一日典膳官致祭

凡正旦遣使進賀表箋。王具冕服。文武官具朝服。滌寶。用寶訖。置表於龍亭。王率文武官就位。王於殿前臺上。文武官於臺下行十二拜禮。畢。王送表出宮城門。止離五丈地。文官送出國門。武官從王還宮。

凡遇天子壽日。王於殿前臺上設香案。具冕服。率文武官具朝服。行祝

具朝服。行祝

天地禮。若遇正旦拜

天地後即詣

祖廟行禮。畢陞王殿。出使官便服行四拜禮。文武官具服行八拜禮。

凡帝王生日。先於

宗廟具禮致祭。然後叙家人禮。百官慶賀。禮畢筵宴。

凡遇詔赦至王國。武官隨王侍衛。不出郊外。文官具朝服出郊奉迎。安奉詔赦於龍亭。乘馬前導。王具冕服於王城門外五丈餘地奉迎。至王宮。置龍亭於正殿中。王於殿前臺上先行五拜禮。畢陞殿侍立於龍亭東側。武官護衛文官於臺下自行十二拜禮。跪聽開讀。

凡朝臣奉使至王府。或因使經過見王。王行四拜禮。雖三公大將軍亦必四拜。王坐受之。若使臣道路本經三日。故意迂迴躲避不行朝王者斬。

凡王府文武官並以清晨至王府門候見。其王所居城內布政司都指揮司并衛府州縣雜職官皆於朔望日至王府門候見。若有事召見者不在此限。

凡進賀表箋。皇太子親王於天子前自稱曰長子某第幾子某王某。稱天子曰父皇陛下。稱皇后曰母后殿下。若孫則自稱曰長孫某封某第幾孫某封某。稱天子曰祖。父皇帝陛下。稱皇后曰祖母皇后殿下。若天子之弟則自稱曰第幾弟某封某。稱天子曰大兄皇帝陛下。稱皇后曰尊嫂皇后殿下。若天子之姪則自稱曰第幾姪某封某。稱天子曰伯父皇帝陛下。叔父皇帝陛下。稱皇后

曰伯母皇后殿下。叔母皇后殿下。若封王者，其分居伯叔及伯叔祖之尊，則自稱曰某封臣某。稱天子曰皇帝。陛下。稱皇后曰皇后殿下。若從孫，再從孫，自稱曰從孫某封某。再從孫某封某。三從孫某封某。稱皇帝曰伯祖皇帝陛下。叔祖皇帝陛下。稱皇后曰伯祖母皇后殿下。叔祖母皇后殿下。

凡親王每歲朝覲，不許一時同至。務要一王來朝，還國無虞。信報別王，方許來朝。諸王不拘歲月，自長至幼，以嫡先至。嫡者朝畢，方及庶者，亦分長幼，而至週而復始，毋得失序。

凡諸王居邊者，無警則依期來朝。有警則從便，不拘朝期。凡天子與親王，雖有長幼之分，在朝廷必講君臣之禮。

天子之位，即祖宗之位，宜以祖宗所執大圭於上。題曰奉天法祖，世世相傳。凡遇親王來朝，雖長於天子者，天子執相傳之圭以受禮。蓋見此圭如見祖考也。凡諸王來朝，祭祀辦與未辦，先常服見天子，三叩頭不拜。奉先殿見畢，不拘何殿樓閣門下，天子執大圭，王具冕服。叙君臣禮，行五拜三叩頭見畢。諸王係尊長，天子係姪孫，引王至何便殿，王坐東面西，天子衣常服，叙家人禮。行四拜，不叩頭。王坐受，然雖行家人禮，君臣之分不可不謹。天子居正中，南面坐，以待尊長。次見東宮，行四拜禮，如王係尊長，東宮答拜。凡親王係天子伯叔之類，年逾五十則不朝，世子代之。孫姪之輩，年逾六十則不朝，世子代之。

凡親王來朝若遇大宴會諸王不入筵宴中若欲筵宴於
便殿去處精潔茶飯叙家人禮以待之群臣大會宴中
王並不入席所以慎防也

凡東宮親王位下各擬名二十字日後生子及孫即以上
聞付宗人府所立雙名每一世取一字以為上字其下
一字臨時隨意選擇以為雙名編入玉牒至二十世後
照例續添未為定式

東宮位下

允文遵祖訓

鏗武大君勝

順道宜逢吉

師良善用晟

臣按懿文太子生四子長為建文皇帝次虞懷王無子吳王四衛王皆國除建文又帝太子文奎未詳所終少子文圭為庶人於鳳陽順間赦出

秦王位下

尚志公誠秉

惟懷敬誼存

輔嗣資廉直

匡時永信惇

晉王位下

濟美鍾奇表

知新慎敏求

審心咸景慕

述學繼前修

燕王位下

高瞻初見佑

厚載翊常由

慈和怡伯仲

簡靖迪先猷

臣按正即文皇帝世居太寶永樂後續封宗藩皆此字號

周王位下

有子同安睦

勤朝在肅恭

紹倫敷惠潤 昭恪廣登庸

楚王位下

孟季均榮顯 英華蘊盛容

宏才升博衍 茂士立全功

齊王位下

賢能長可慶 睿知實堪宗

養性期淵雅 寅思復會通

臣按次齊王者潭王國除趙王無子乃高皇帝第八九子也

魯王位下

肇泰陽當健 觀頤壽以弘

振舉希兼達 康莊遇本寧

蜀王位下

悅友申賓讓 承宣奉至平

懋進深滋益 端居務穆清

湘王位下

久鎮開方岳 揚威謹禮儀

剛毅循超卓 權衡素自持

代王位下

遜仕成聰俊 充廷鼎鬯彝

傳貽連秀郁 炳耀壯洪基

肅王位下

瞻祿貢真彌 縉紳識烈忠

曦暉躋富運 凱諫處恒隆

遼王位下

貴豪恩寵致 憲識儼尊儒

雲仍祺保合 標翰麗龍輿

慶王位下 倪伸帥倬奇

秩邃寘台裔 隲眷發需毗

迨完因巨衍 多謀統議中

寧王位下 作哲向親秉

磐奠覲宸拱

總添支庶濶

岷王位下 定幹企裡雍

徽音膺彥譽

崇理原諮訪 寬鎔喜貴從

谷王位下 叢興闡福昌

賦質僖雄啟 擴霽昱禎祥

篤諧恂懌豫

韓王位下 融謨朗璟遠

沖範徵偕旭 令緒介蕃維

亶韶愉穎慥

潘王位下 恬理效迴璵

佶幼詮勛胤 圭璧澈澄昂

浞源諶皙曄

安王位下 疑覃濟祉襄

斐序斌延賞

恢嚴顓輯矩 鎮密廓程綱

唐王位下

瓊芝彌宇宙

碩器聿琳琚

啟齡蒙頌體

嘉曆協銘圖

郢王位下

偉聞參望奭

箴誨泊臯夔

麒麟餘積兆

奎穎曄璿璣

伊王位下

顯勉謔訐典

褒珂采鳳琛

應疇頌胄選

昆玉冠泉金

臣按 高皇帝二十五子。今有天下有國有郡者共十有八。孤

忠初斯建節

勗好必貞銓

執準符鈞正

詢攸汝勵虔

薦謂演還暢

先施遂省稽

諏權爰造就

適藝冀墳簏

慧堅忻愿確

鑑潔綽先攷

習獻增盈謚

臨饒軼績撫

靖江王位下

贊佐相規約

經邦任履亨

若依純一行

遠得襲芳名

臣按此 高皇帝從孫也

法律

凡皇太子或出遠方。或離京城近處。若有小大過失。並不

實月紀卷一 朝集二 示言解 二
差人傳旨問罪。止是喚回面聽。君父省諭。若有口傳言語。或齎持符命。或朝廷公文前來問罪者。須要將來人拿下。磨問情由。預先備禦。火速差親信人。直至御前。而聽君上宣諭。是非明白。使還回報。依聽發放。其諸王及王之子孫並同。

凡親王及嗣子。或出遠方。或守其國。或在京城。朝廷凡有宣召。或差儀賓。或駙馬。或內官。齎持御寶文書。并金符前去。方許起程詣闕。

凡王國文官。朝廷精選赴王國任用。武官已有世襲定制。如或文武官員犯法。王能依律剖判者。聽法司毋得吹毛求疵。改王決治。其文武官有能守正規諫。助王保全其國者。毋得輕易凌辱。朝廷聞之。亦以禮待。

凡王所居國城。及境內市井鄉村軍民人等。敢有侮慢者。王即拿赴京。來審問情由。明白然後治罪。若軍民人等本不曾侮慢。其王左右人虛張聲勢於王處誣陷善良者。罪坐本人。

凡親王有過重者。遣皇親或內官宣召。如三次不至。再遣流官同內官召之。至京。天子親諭以所作之非。果有實蹟。以在京諸皇親及內官陪留十日。其十日之間。五見天子。然後發放。雖有大罪。亦不加刑。重則降為庶人。輕則當因來朝面諭其非。或遣官諭以禍福。使之自新。若大臣行姦。不令王見天子。私下傳致其罪。而遇不幸者。到此之時。天子必是昏君。其長史司并護衛移文五軍都督府。索取姦臣。都督府捕姦臣。奏斬之。族滅其家。

凡風憲官以王小過奏聞離間親親者斬風聞王有大故而無實蹟可驗輒以上聞者其罪亦同

凡諸王京師房舍或頗華麗或地居好處奸臣恃權欲巧侵善奪者天子斬之徙其家屬於邊

凡臣民有罪必明正其罪並不許以藥鳩之

凡王遣使至朝廷不須經由各衙門直詣御前敢有阻當者即是姦臣其王使至午門直門軍官火者火速奏聞若不奏聞即係姦臣同黨

凡王國內除額設諸職事外並不許延攬交結奔競佞巧知謀之士亦不許接受上書陳言者如有此等之人王雖容之朝廷必正之以法然不可使王驚疑或有知謀之士獻於朝廷勿留

凡庶民敢有訐王之細務以逞奸頑者斬徙其家屬於

凡朝廷使者至王國或在王前或在王左右部屬處言語

非理故觸王怒者決非天子之意必是朝中姦臣使之離間親親王當十分含怒不可輒殺當拘禁在國鞫問

真情遣人密報天子天子當詢其實姦臣及使俱斬之

凡朝廷新天子正位諸王遣使奉表稱賀謹守邊藩三年

不朝許令王府官掌兵官各一員入朝如朝廷循守祖

宗成規委任正臣內無姦惡三年之後諸王仍依次來

朝如朝無正臣內有姦惡則親王訓兵待命天子密詔

諸王統領鎮兵討平之既平之後收兵於營王朝天子

而還如王不至而遣將討平其將亦收兵於營將帶數

人入朝天子在京不過五日而還其功賞續後頒降

凡朝廷無皇子必兄終弟及須立嫡母所生者庶母所生雖長不得立若姦臣棄嫡立庶庶者必當守分勿動遣信報嫡之當立者務以嫡臨君位朝廷即斬姦臣其三年朝覲並如前式

凡王國內時常點檢軍中不許隱匿逃亡如或有之止坐兩鄰富主及有司官并該管頭目毋得徇王王亦毋得隱匿遮護或姦臣故縱逃亡者部內証土者將姦臣斬之徙其家屬於邊

臣觀賢賢親親沒世不忘而頌成周之德之至也本支百世我親禮法二章我賢禮以防非幾於未萌法以開善端之放失義理淵微經緯周密有難以盡釋詳味當自見之又嘗論上府官察曰人情於大事或能謹之而常忽於細微夫必于其源源塞而水絕伐木者必於其根根斷而

拔設王有所違失爾若曰所失者小可勿言也則大失將至規之有所弗及矣夫此禮法二章明微杜漸何所不至麟趾振振令聞慶皆賴此訓之無缺也帝子王臣寧容少忽乎哉

內令

凡自后妃以一應大小婦女及各位下使數人等凡衣食金銀錢帛并諸項物件尚宮先行奏知然後發遣內官監官監官復奏方許赴庫關支尚宮若不奏知朦朧發遣內官亦不覆奏輒擅關支皆處以死

凡私寫文帖於外寫者接者皆斬知情者同罪不知者不坐

凡庵觀寺院燒香降香穰告星斗已有禁律違者及領香送物者皆處以死

凡皇后止許內治宮中諸等婦女人宮門外一應事務毋

列聖在御之時亦有宦官宮妾於楚者未之多聞

祖宗憂思深遠故體悉人情殿庭之內血肉淋漓宮禁之中

上帝惡殺元后作民父母斯惟天地萬物父母故

陛下發慈悲心生惻隱念視如骸骨惟有此輩今環門守戶

陛下取榻之側同心者幾人暮夜之際防患者幾人臣切

聖主安得此直言乎天道陰陽迭運而萬物遂生君道恩

內官

凡內府飲食常用之物官府上下行移不免取辦於民多

致文繁生弊故設酒醋麪織染等局於內既設之後忽

觀周禮酒人醬人醯人染人之職亦用奄人乃知自古

設此等官其來已久取其不勞民而便於用也其他如

各監司局及各庫皆設內官職掌其事甚易辦集上項

職名設置既定要在遵守不可輕改

凡各衙門內官

各監官職名

神宮監 掌洒掃

太監 正四品

右少監 從四品

典簿 正六品

左少監 從四品

右監丞 正五品

左監丞 正五品

尚寶監 掌御寶勅符將軍印信

孝陵神宮監 掌洒掃并栽種一應果木蔬菜等事

尚膳監 掌供養及御膳并宮內食用之物及催督光祿寺造辦宮內一應筵宴茶飯

尚衣監 掌御用冠冕袍服履舄靴襪等事

司設監 掌御用車輦牀被褥帳幔等事

內官監 掌成造婚禮妝奩冠扇傘扇被褥帳幔儀仗等項并內宮內使貼黃一應造作并宮內器用首飾食米上庫架閣文書鹽倉冰窖

司禮監 掌冠婚喪祭一應禮儀制帛及御前勘合賞賜筆墨樣樣書畫管長隨當差內使人等出

御馬監 掌御馬及各處進貢及典牧所關收馬騾等項祿寺造辦一應筵宴

印綬監 掌誥券貼黃印信選簿圖畫勘合符驗文冊題本誥勅號簿印符圖本等項

直殿監 掌洒掃殿庭樓閣廊廡

長隨奉御 正六品

奉天等門官職名 掌晨昏啓閉關防出入

門正 正四品 門副 從四品

各司官職名

司正 正五品 左司副 從五品 右司副 從五品

鐘鼓司 掌奉先殿祭樂御樂并宮內筵宴樂及更漏早朝鐘鼓

惜薪司 掌宮內等處所用柴炭等事

各局庫官職名

大使 正五品 左副使 從五品 右副使 從五品

兵仗局 掌御用兵器并提督人匠打造刀甲等項及宮內所用梳篦刷牙針剪等物

內織染局 掌織造上用并宮內一應段疋

針工局 掌成造一應婚禮衣服完備付內官監交收應用并造內官人等衣服鋪蓋等項

中帽局 掌造內官人等紗帽靴襪 及預備賞賜中帽等項 掌宮內等處菜蔬并種田

司苑局 掌內官人等食用酒醋麪糖等物

內承運庫 掌一應段疋金銀纒玉象牙等物

司鑰庫 掌各門鎖鑰并收支錢鈔等物

內府供用庫 掌上用香米并內用香燭油米

臣按洪武三十年內府又置都知監銀作局然制止 此矣其職掌可斤斤而守也我

高皇 洞見化源慎戒終始洪武元年諭侍臣曰吾見史傳 所書漢唐末世皆為官官敗蠹未嘗不為之惋嘆此

輩在人主之側日見親信小心勤勞如呂疆張承業 之徒豈得無之側日見親信小心勤勞如呂疆張承業

兵二年定內侍諸司官制諭吏部曰朕觀周禮所記 未及百人後世至諭數千卒為大患古時此輩所治

止於酒漿醢醢司服守桃數事今朕亦不別有委任 毋令過多又顧謂侍臣曰此輩自古以來求其良善

千百中不一二見若用以為耳目即耳目蔽矣以為 腹心即腹心病矣馭之以道但常戒飭使之畏法不

可使之有功有功則驕恣畏法則檢束四年令吏部 定內監等官品秩謂侍臣曰古之宦豎在宮禁不

司晨昏供役使自漢鄧太后以女主稱制不接公卿 乃以閹人為常侍小黃門通命自此以來權傾人主

及其為患有如城狐社鼠不可以去朕所以防之極 嚴但犯法者必斥去之戒履霜豈水之意也十年中

官有言及政事者即日斥遣還鄉里命終身不齒遂 論羣臣曰自古賢明之君凡有所謀必與公卿大夫

謀諸朝廷而斷之於已未聞近習嬖倖之得與謀者 况一為所惑而朝夕在人君左右便僻逢迎其常態也

亂者多矣今此宦者雖事朕日久不可始息因立制 內侍毋得識字讀書十七年勅內官毋預外事凡諸

司母與內官監文移往來謂侍臣曰為政必先謹內 外之防絕黨比之私前代人君縱宦侍與外官交通

規視動靜黃綠為奸間有奮發欲去之者勢不得行 反受其禍延及善類夫仁者治於未亂智者治於未

形朕為此禁所以預防未然耳爰置鐵牌宮門中其文 曰內臣不得下預政事預者斬蓋

聖神深慮豫防者如此嘉靖初評事林希元疏曰 高皇既定天下日親萬幾自決章奏至

文皇始命儒臣入閣參贊機務學士揚士奇以憂去位謀 欲奪情恐權歸同列以所掌絲綸簿寄司禮監一

遂不可復反自後人主不自決章奏則事由本監內 乞集二 且川洋 二十七

乞集二 且川洋 二十七

乞集二 且川洋 二十七

乞集二 且川洋 二十七

乞集二 且川洋 二十七

乞集二 且川洋 二十七

實用經卷二 車集二 示言解

閣僉書承命而已人主自決章奏雖與大臣謀議本
監亦得預聞以絲綸簿在其手故也由是王振曹吉
祥劉瑾因之相繼謀逆宗社幾覆豈不可恨可怨可
畏而可戒哉呼此禍本也至若東廠西廠營鎮倉場
銀礦珠池市舶織造等事多方毒螫而掖庭常以萬
計內官之
訓寧有此取綴衣虎賁哲王知恤侍御僕從吉士交修
是在率祖攸行端好惡之源耳

東宮官

典璽局 掌璽寶翰墨之事

局郎 正五品 局正 從五品

紀事奉御 正二品

典藥局

局郎 正五品 局丞 從五品

典膳局

局郎 正五品 局丞 從五品

典服局

局郎 正五品 局丞 從五品

典兵局

局郎 正五品 局丞 從五品

典乘局

局郎 正五品 局丞 從五品

皇祖諭 臣聞

太子宮臣曰太子者天下之重寶寶愛之必擇端人
正士以為輔翼朝夕與居使熟聞善言下過波行自
然漸漬以成其德若惟委之于便嬖所習定委重器
于途而不知寶愛之矣汝等必導之以正又諭
太子諸王曰貨財聲色為戕德之斧斤謹汝諂諛為杜
賢之荆棘當拒之如虎狼避之如蛇虺苟溺于所好
則必為所陷矣汝等其慎之夫近習承事勢不能無
而必嚴為之防為其易狎也
訓中詳著其職曰璽曰藥曰膳曰兵曰乘若曰所
需內官者如此而已貨財聲色諂佞諛諛豈其職之
所宜為頃禮官馮琦請諭曰與近習處久熟則生
太子講學引程順從經筵進劄曰與近習處久熟則生

皇祖所慮正在于此。即王府公主府官各詳職員亦慎之也。尚亦共體此意哉。

皇祖所慮正在于此。即王府公主府官各詳職員亦慎之也。尚亦共體此意哉。

王府官

承奉司

掌管王府一應雜事有事呈長史司并護衛指揮司發落與內官衙門無相統攝

承奉正

正六品

承奉副

從六品

典寶所

典寶正

正六品

典寶副

從六品

典膳所

典膳正

正六品

典膳副

從六品

典服所

典服正

正六品

典服副

從六品

內使六名

司冠一名 司衣三名 司履一名

各門官

門正

正六品

門副

從六品

內使

司藥二名

司弓矢二名

公主府

中使司

司正

雜職

司副

雜職

職制

凡封爵

皇太子授以金冊金寶

妃止授金冊不用寶

親王授以金冊金寶

妃止授金冊不用寶

公主授以金冊婿皆稱駙都尉賜誥命

皇太子嫡長子為皇太孫次嫡子并庶子年十歲皆計
郡王授以鍍金銀冊銀印女皆封郡主賜誥命

親王嫡長子年及十歲朝廷授以金冊金寶立為王世
子如或以庶奪嫡輕則降為庶人重則流竄遠方如上

年三十正妃未有嫡子其庶子止為郡王待王與正妃
年五十無嫡姑立庶長子為王世子

親王次嫡子及庶子年十歲皆封郡王授以鍍金銀
冊銀印子孫未封者稱王子
王孫言語皆稱裔旨

皇姑曰大長公主
皇姊妹曰長公主

皇女曰公主自公主以上俱授金冊
親王女曰郡主自郡主以下俱授誥命

郡王女曰縣主

郡王孫女曰郡君

郡王曾孫女曰縣君

郡王玄孫女曰鄉君

靖江王府各比正支郡王遞減一等稱呼女封縣君

凡王世子承襲王封朝廷遣人行冊命之禮授以金冊傳
用金寶

凡王世子并郡王娶妃及郡王受封并郡王嫡長襲封者
當先上聞朝廷遣人止行冊命之禮

凡郡王子孫有文武材能堪任用者宗人府具以名聞朝
廷考驗換授官職其陞轉如常選法如或有犯宗人府

取問明白其實奏聞輕則量罪降等重則黜為庶人但

陳請即為上聞聽天子命

凡親王文武官除長史及守鎮指揮并護衛指揮初俱係朝廷所遣至護衛指揮及千百戶子孫世襲王先與令旨准襲然後差人齎詣赴京續詣續黃毋得阻當留難其府縣官皆係朝廷除授不在王府選用

凡王府武官千戶百戶等從王於所部軍職內選用開具各人姓名實跡王親署奏本不由各衙門差人直詣御前聞奏頒降誥勅仍照京官例給俸

凡王左右及境內所用官屬朝廷或欲起取不問有無罪責王即發遣毋得阻當

凡王府官

長史司

左長史一員正五品

右長史一員正五品

典簿一員正九品

審理所

審理正一員正六品

審理副一員正七品

典膳所

典膳正一員正八品

典膳副一員從八品

奉祠所

奉祠正一員正八品

奉祠副一員從八品

典樂一員正九品

典寶所

典寶正一員正八品

典寶副一員從八品

紀善所

紀善二員 正八品

良醫所

良醫正一員 正八品

良醫副一員 從八品

典儀所

典儀正一員 正九品

典儀副一員 從九品

引禮舍人三員 未入流

工正所

工正一員 正八品

工副一員 從八品

伴讀四員 從九品

教授 從九品

庫

大使一員 未入流

副使一員 未入流

指揮使司

本司官并屬官隨軍多少設置不拘數目

指揮使

同知

僉事

經歷司

經歷

知事

衛鎮撫司

鎮撫

千戶所

正千戶

副千戶

所鎮撫

鎮撫

百戶所

百戶

儀衛司

儀衛正 正五品

儀衛副 從五品 典仗六員 正六品

臣按長史掌王府之政令輔相規諫以匡王失王府請名請封請婚及諸乞恩澤若陳謝進獻表啓書疏長史為奏上禮部議請王有過詰長史凡府僚皆統於長史紀綱其職務典籍典出納文移審理正掌推按刑獄禁詰暴橫無干國憲典膳正掌祭祀賓客王妃羞膳之事奉祠正掌婚祀之事典寶正掌寶及符牌並副為之貳紀善掌諷導禮法開諭古誨及國家恩義大節以詔王善良醫正掌療治疾病典儀正掌陳儀式文物之事工正掌宮邸解舍繕造修葺工役之事並副為之貳伴讀侍從起居陳說經史教授訓迪德誼讐校典籍引禮舍人接對賓客贊相威儀倉掌祿俸糧廩庫掌收藏金帛錢貨郡王教授典膳將軍教授如王教授典膳護衛指揮使司官掌儀從王卸防禦非常凡有征行必聽命於朝廷儀衛司正掌侍衛儀仗之事副為之貳典仗聽命於朝馬故訓詳其職誠重之也乃近以劣轉者充文職而武職統與共理即今名封婚喪冒濫不可究詰甚至莒鄆不辦皆長史受賄狗勢以亂紀度也必賈諛傅長沙伴舒傅膠東而後天潢其澄清乎今人不樂王官以其不調耳如國初楊士奇周是修皆自藩府擢公卿今新受封者必遣翰林官傅之如董樾之於潞王固曰前事也嗣封者又何獨不可法律章曰精選赴王國任用蓋於文官尤鄭重云

兵衛

凡王府侍衛指揮三員千戶六員百戶六員正旗軍六百

七十二名守禦王城四門每三日一次輪直宿衛其指

揮千百戶旗軍務要三護衛均撥

凡親王入朝以王子監國

凡親王入朝其隨侍文武官員馬步旗軍不拘數目若王

恐供給繁重斟酌從行者聽其軍士儀衛旗幟甲仗務

要鮮明整肅以壯臣民之觀

凡朝廷調兵須有御寶文書與王并有御寶文書與守鎮

官守鎮官既得御寶文書又得王令旨方許發兵無王

令旨不得發兵如朝廷止有御寶文書與守鎮官而無御寶文書與王者守鎮官急啓王知王遣使馳赴京師直至御前聞奏如有巧言阻當者卽是姦人斬之母惑凡王國有守鎮兵有護衛兵其守鎮兵有常選指揮掌之其護衛兵從王調遣如本國是險要之地遇有警急其守鎮兵護衛兵並從王調遣凡守鎮兵不許王擅施恩私其護衛兵或有賞勞聽從王便

凡王出獵演武只在十月爲始至三月終止凡親王府各給船馬符驗六道以供王遣使奏報所用凡王教練軍上一月十次或七八次五六次若臨事有警或王有閒暇則遍數不拘

親王儀仗

令旗一對	清道二對	幟弩一張
白澤旗一對	戟一十對	稍一十對
弓箭二十副	刀盾一十對	絳引幡一對
桐鼓二面	金鈿二面	金鼓旗二面
花匡鼓二十四面	畫角一十二枝	板一串
笙二管	鑼二面	節一把
夾稍一對	告止幡一對	傳教幡一對
信幡一對	戲竹一對	笛四管
頭管四管	杖鼓一十二面	板一串
大鼓一面	響節四對	紅銷金傘一把
紅繡傘一把	曲蓋二把	方傘四把

戟一對 戈一對 儀鎧一對

及一對 儀刀四對 班劍一對

梧杖一對 香盒一箇 臥瓜一對

骨朵一對 立瓜一對 斧一對

幢一把 鐙杖一對 誕馬八疋

馬杓一箇 麾一把 交椅一把

脚踏一箇 鞍籠一箇 水盆一箇

香爐一箇 水罐一箇 拂子二把

扇六把 垂壺一 垂盃一

臣惟五材並用誰能去兵藩屏兵衛惟用之善否何如耳守鎮之兵不許于施私恩防弄兵也護衛之兵不拘通數教練防偃兵也高煦宸濠以弄兵亡而大同戊卒敢侮代王寧夏叛人敢凌慶府則備兵之失哉至於親王儀仗不厭縷數其等威之辨亦嚴矣夫

凡諸王宮室並依已定格式起蓋不許犯分燕因元之舊

有若王子王孫繁盛小院宮室任從起蓋

秦王府 西安 臣按本府在萬石米鈔中半兼支後奏

晉王府 太原 臣按本府在萬石後奏

燕王府 北平 臣按本府續封奏辭後歲支九千石

周王府 開封 臣按本府奏辭後歲支九千石

楚王府 武昌 臣按本府奏辭後歲支九千石

齊王府 青州 臣按本國除安置庶人於南京世賜名

魯王府 兗州 臣按本府奏辭二千石歲支本色五千

蜀王府 成都 臣按本府奏辭後歲支九千石折封筆

湘王府 荊州 臣按本府無子

代王府 大同

臣按本國續封六千石米鈔中半兼支

肅王府 甘肅

臣按本國徒蘭州並千石本色七百折仍支輔國將軍祿米八百石本色三分折色七分

遼王府 廣寧

臣按本國徒荆州國除廣不下管理府事

慶王府 寧夏

臣按本府奏辭後歲支九千石本色七千折色二千

寧王府 大寧

臣按本國徒南昌國除有郡王

岷王府 雲南

臣按本國續封武岡州歲支一千五百石

谷王府 宣府

臣按本國續封長沙國除

韓王府

臣按本國封開原改平涼並三千石本色二千折色一千

藩王府

臣按本國封潞安奏辭後歲支九千石本色五千五百折色三千五百

安王府 臣按

臣按本國封平涼無子

唐王府

臣按本國封南陽歲支粟米一千石

鄧王府

臣按本國封安陸無子

伊王府

臣按本國封河南國除萬安王管理府事

皇祖分封

諸王皆據形勝多在邊鄙規模宏遠矣後或擇便利徒內地亦未之思也原本虛左以俟續封謹考續於後

趙王 成祖第三子封彰德奏辭後歲支九千石本七折二

鄭王 仁宗第二子封鳳翔改懷慶歲支一萬四百石

襄王 仁宗第五子封長沙改襄陽歲支一萬石

荆王 仁宗第六子封建昌改蘄州歲支九千五百石

淮王 仁宗第七子封韶州徙饒州歲支萬石米鈔中半兼支

德王 英宗第四子封濟南歲支九千石

崇王 英宗第六子封汝寧歲支九千五百石

吉王 英宗第八子封長沙歲支九千石

徽王 英宗第九子封鈞州國除太和王管理府事

益王 憲宗第五子封建昌歲支八千石

衡王 憲宗第六子封青州歲支八千石

路王 穆宗第二子封衛輝世萬石

福王 今上第三子

瑞王 今上第五子

乾集二 且川洋

惠王 今上第六子
靖江王 今上第七子
封桂林 國除續封千石本折中半兼支

凡諸王宮室並不許有離宮別殿及臺榭遊玩去處雖是朝廷嗣君掌管天下事務者其離宮別殿臺榭遊玩去處更不許造

臣按洪武元年太祖指宮中隙地謂此非不可起亭館臺榭為遊觀之所今但令內使種蔬誠不忍傷民之財勞民之力耳昔商

糾崇飾宮室不恤人民天下怨之身亡國滅漢文帝欲作露臺而階百金之費當時民安國富夫奢儉不同治亂懸判爾等當記吾言常存儆戒嗚呼宇宙一家上下一體不明一家一體之情則金碧熒煌耀目而未履明乎一家一體之情則疾痛痾癢節容膝而求安特以誅茅覆瓦時運異宜黃屋朱門等威異尚而要仁人之心則居廣居遊大道宮殿臺榭皆逆旅也何以求多為哉夫宮室服食車馬器玩均之乎訓僅舉宮室可以例其餘矣

凡親王

凡親王每歲來朝自備飲膳其隨從官員軍士盤費馬正

草料俱各自備毋得干預有司恐惹事端

凡親王每歲合得糧儲皆在十月終一次盡數支撥其本

府文武官吏俸祿及軍士糧儲皆係按月支給每月不

過初五其甲仗接缺撥付所在有司照依原定數目不

須每次奏聞敢有破調稽遲者斬

凡親王錢糧就於王所封國內府分照依所定期限

放支毋得移文當該衙門亦不得頻奏若朝廷別有賞

賜不在已定則例之限

凡親王郡王王子王孫及公主郡主等每歲支撥

親王 唐制歲該穀四千八百石絹四千八百匹綿四千五百斤 宋制領節度使歲該穀二千四百石錢

實用編卷之二 乾集二 且川祥 三十八

唐制歲該米七百萬石田六十頃。宋制領觀察使。今定米一萬石。臣以本折損益之數註管繕章。

四千八百貫絹二百疋綾一百疋羅十疋綿五百兩

郡王 唐制歲該米七百萬石田六十頃。宋制領觀察使。歲該粟一千二百石錢二千四百貫絹二十疋綿五十兩

今定米二千石 臣按嘉靖四十四年定不分初封襲封俱歲支一千石三分本色七分折鈔惟鈔中半兼支

鎮國將軍 唐制歲該米六百萬石田五十頃。宋制子以下量材授官照其官品高下給祿

今定米一千石

輔國將軍 唐制歲該米五百石田四十頃

今定米八百石

奉國將軍 唐制歲該米四百石田二十五頃

今定米六百石

鎮國中尉 唐制歲該米三百石田二十頃

今定米四百石

輔國中尉 唐制歲該米二百石田八頃

今定米三百石

奉國中尉 唐制歲該米一百石

今定米二百石

臣按嘉靖四十四年定將軍三分本色七分折鈔中尉四分本色六分折鈔

公主及駙馬食祿米二千石

郡主及儀賓食祿米八百石

縣主及儀賓食祿米六百石

郡君及儀賓食祿米四百石

縣君及儀賓食祿米三百石

鄉君及儀賓食祿米二百石

臣按嘉靖四十四年定各王府郡縣主君鄉君及儀賓二分本色三分折鈔

凡皇太子次嫡子并庶子既封郡王之後必俟出閣每歲撥賜與親王子已封郡王者同女侯及嫁每歲撥賜與親王女已嫁者同

凡郡王嫡長子襲封郡王者其歲賜比初封郡王減半支給

大明皇陵之碑

孝子皇孫御諱謹述洪武十一年夏四月命江陰侯吳良督工新造

皇堂予時秉鑑窺形但見蒼顏皓首忽思往日之艱辛況皇陵碑記皆儒臣粉飾之文恐不足為後世子孫戒特述艱難明昌運俾垂代見之其辭曰 督我

父皇寓居是方農業艱辛朝夕徬徨俄爾天灾流行眷屬罹殃

皇考終於六十有四

皇妣五十有九而亡孟兄先死合家守喪田主德不我顧呼叱昂昂既不與地鄰里惆悵忽伊兄之慷慨惠此黃壤殯無棺槨被體惡裳浮掩三尺奠何肴漿既葬之後

家道惶惶。仲兄少弱。生計不張。孟嫂攜幼。東歸故鄉。值
天無雨。遺蝗騰翔。里人缺食。草木爲糧。予亦何有心驚
若狂。乃與兄計。如何是常兄云。此去各度凶荒。兄爲我
哭。我爲兄傷。

皇天白日。泣斷心腸。兄弟異路。哀動遙蒼。汪氏老母。爲我
籌量。遣子相送。備醴馨香。空門禮佛。出入僧房。居未兩
月。寺主封倉。衆各爲計。雲水飄颺。我何作爲。百無所長。
依親自辱。仰天茫茫。旣非可倚。侶影相將。突朝煙而急
進。暮投古寺。以趨蹌。仰窮崖崔嵬。而倚碧。聽猿啼夜月。
而淒涼。鬼悠悠。而覓父母無有。志落鬼而快。伴西風鶴
唳。俄浙瀝。以飛霜。身如蓬逐風。而不止。心滾滾乎沸湯。
一浮雲乎三載。年方二十而強。時乃長淮盜起。民生穰

穰。於是思親之心。昭著。日遙眇乎家邦。已而旣歸。仍復
業于於皇。往方三載。而又雄者跳梁。初起汝潁。次及鳳
陽之南。廂未幾。陷城深高。城隍拒守不去。號令彰彰。友
人寄書云。及趨降。旣憂且懼。無可籌詳。傍有覺者。將欲
聲揚。當此之際。逼迫而無已。試與知者相商。乃告之曰。
果束手以待。非亦奮臂而相戕。知者爲我畫計。且禱陰
以默相。如其言往。卜去守之何祥。神乃陰陰乎有警。其
氣郁郁乎洋洋。卜逃卜守。則不吉。將就凶而不妨。卽起
趨降。而附城。幾被無知。而創少頃。獲釋。身體安康。從愚
朝暮。日日戎行。元兵討罪。將士湯湯。一攫不得。再攫再
驟。移營易壘。旌旗相望。已而解去。棄戈與鎗。予脫旅隊。
馭馬輕韁。出游南土。氣舒而光。倡農夫以入伍。事業是

匡不逾月而衆集赤幟蔽野而盈岡率渡清流戍守滁
陽思親詢舊終日慨慷知仲姊已逝獨存駙馬與甥雙
駙馬引兒來我棲外甥見舅如見孃此時孟嫂亦有知
携兒挈女皆從傍次兄已沒又數載獨遺寡婦野持筐
因兵南北生計忙忙一時會聚如再生牽衣訴昔以難
當於是家有眷屬外練兵鋼羣雄並驅飲食不遑暫戍
和州東渡大江首撫姑孰禮儀是尚遂定建業四守關
防礪兵秣馬靜看頡頏羣雄自爲乎聲教戈矛天下鏗
鏘元綱不振乎彼世祖之法豪傑何有乎仁良予乃張
皇六師飛旗角亢勇者效力智者贊襄親征荆楚將平
湖湘三苗盡服廣海入疆命大將軍東平乎吳越齊魯
耀乎旌幢西有乎伊洛嶠函地險河湟入胡都而市不
易肆虎臣露鋒刃而燦若星鎧已而長驅乎井陘河山
之内外民庶咸仰閩中卽定市巷笙簧玄菟樂浪以歸
版籍南藩十有三國而來王倚金陵而定鼎托虎距而
儀鳳凰天塹星高而月輝滄海鍾山鎮嶽而巒接乎銀
潢欲厚陵之微葬卜者乃曰不可而地且臧於是祀事
之禮已定每精潔乎烝嘗惟劬勞罔極之恩難報勒石
銘於

皇堂。世世承運而務德必彷彿於殷商。淚筆以述難諭嗣
以撫昌。稽首再拜。願時時而來饗。

洪武十一年歲次戊午七月吉日建

臣伏讀
皇祖訓諸欵洵哉家法邁百王矣終之以
皇陵碑記備述艱難之實何居天地之運不過一盈一虛
聖人劑虛持盈之道不過勞心愛民而已一元有盈

虛從古興。此是也。一代有盈虛。朝政盛衰是也。一人有盈虛。富貴貧賤壯老皆是也。凡此皆自天命之。而所以劑其虛。持其盈。則聖人有相之道也。元政不綱。羣雄割據。

皇祖 萃英賢而極之。家運此離。兵戈危險。然其持盈也。有道嘗曰。朕歷年久。而益懼者。恐為治之心。有懈也。治必

本於愛民。愛無實心。民不蒙澤。眾心離於下。積怨聚於上。國欲不危難矣。朕每思此。為之惕然。夫故不

病民。以國欲不危難矣。朕每思此。為之惕然。夫故不祠仙佛。鑿漢梁。而勉勉焉。兼二帝三王之治。教誠知

聖子 乎神孫。持盈之盈。故其望曰。在在承運。而務德。必彷彿

仁宗 謂侍臣曰。朕十餘歲。侍於前。親見作祖訓。屢改而後成。書時召太孫及諸在子

太祖 於前。分條逐事。委曲開諭。皆躬身正家。治天下之

要道。為天子為藩王。能每事遵守。豈有不福祿永遠

者。朕寤寐不忘。宣宗 謂侍臣曰。朕十餘歲。侍於前。親見作祖訓。屢改而後成。書時召太孫及諸在子

祖訓 思慮之周。防範之密。至矣備矣。朕若一言一行。或背

亦賢臣所須直言之。書云。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繼美乎。

列聖 以來。率由斯軌。全盛二百餘年。正月中也。聖人為戒。必於方盛之時。故曰。天地盈虛。與時消息。而況於人乎。奉

皇祖 之訓。時時服行之。念創業之艱難。思守成之不易。斯

皇祖 謂侍臣曰。日月之能久。照萬世。不改其明。堯舜之道

耳。若一代定法。有不可輕改。荒墜厥緒。幾于亡。夏顛

覆典。刑幾於亡。商後。在子孫。當思敬守祖法。嗚呼。嚴

哉。萬曆三十有一年五月一日。臣馮應京謹述。



皇明經世實用編卷之二

乾集三

三

皇明經世實用編卷之三

乾集三

盱眙臣馮應京纂輯

休寧臣戴任校正

丹徒臣華鈺編次

親賢

夫天下一家也元后為父母兆民為子賢則子之克家者故大人親民以親賢為急務嚮室總章清問下民而尤咨岳牧以亮天工三王相承率由斯道斯高之誤秦也導之以尊君抑臣居中決事尊不謙不光中不通不理君門萬里其何以聯屬天下乎

太祖命官喟然興嘆于九關要禁不若上古淳風而謂中古所賴以康寧惟爵人以官寄之耳目也當時人許直

實月編卷三

乾集三

見又同考

一

言躬勤朝講旁求賢士每云與朕同遊太和之景象可想已三楊參用秦儀分互將順靜攝九重日邃瞻望愈難卽曰天尊地卑而乾不下坤豈成泰道必也少損今之嚴致用古之和乎君者群也不羣則獨良彌思而傳說至蜚鴈視而孔子行一念親疎之間實閑理亂故識微之主神聖邁群臣猶日以詢謀為事親而不賢傷于比匪賢而不親懼於睽孤親賢而下無能父道也君道也家國之所以興隆也陳善敗以裨化理則梁斗輝所論著頗可採焉

親賢考

昔咎繇謨虞召伯亮周喜起賡而卷阿之雅作於都哉蓋嘗歷覽九主勞君興賢等君均賞授君假柄專君獨斷三歲社君籍負屨大致較然觀矣帝天下者營精郅治惟是日與正人君子披心腹歡魚水然後開泰保豫永耀天壤迺道隆於創業而守成或隳交洽於虔始而厚終實難

明興二百餘禩左右馮翼亦庶幾登閔古先軼麟閣瀛洲而雄視之頃因

天子靜攝朝講之御久虛于是鼎鉉隔於釜鬻鴻羽困於燕爵杞人私憂以為何蚤歲晉接之殷後相悖之戾也書曰鑒于先王成憲又曰旁招俊乂列于庶位

詩曰率由舊章又曰率由羣匹豈異旨哉夫親賢臣以弘功業

祖宗家法昭然在也謹述所聞邇所以尊寵及沿革故資攷鏡焉繫我

太祖極神上聖開天統人知人詰於放勳顓俊勤於大禹

初渡江得陶安與語大悅留參幕府安與李習率父

時事安曰明公神武不殺人心悅服以此順天人行

弔伐天下不足平也上曰甚善因問取金陵遂決策

上甚悅由是禮遇安禮聘秦從龍咨訪時政漆書問

甚厚每事多預議焉答從龍字元之仕元為行臺侍御史會兵亂以老避

居鎮江王師下鎮江帝命徐達訪得之即命文

正文忠以金綺往聘既至親迎入與訪道於范祖幹

同處事皆與謀呼為老先生而不名訪道於范祖幹

書省召許元胡翰等日會食其中輪二人講經史治

道擢許瑗留帷幄參謀議徵劉基宋濂章溢葉琛至

一喜甚曰我為天下屈四先生一時名流雲合景附共襄

鴻業獨李善長轉餉比鄴侯而基比子房尤見親幸郎

帝位之元年基歸青田手詔還之曰爾昔從朕于群雄角

逐之秋居則匡輔以道動則仰觀天象察列宿之羅

布驗日月以何光指示三軍往無不克至彭蠡之塵

戰爾亦在舟今天下一家爾當疾至同盟勲冊庶不

負昔日之多難但着鞭來朕心慰矣比至授以爵固

辭已又手書問天象基言雪霜之後必有陽春今國

威已立宜少濟以寬上以其書付史館是時

上崇學術雅意制作諭陶安以祛邪說興正道有文章第

一家之褒而大明集禮九奏樂章昭鑒辨奸諸錄日

曆寶訓諸書屬詹同陶凱宋濂輩纂定時渙

宸衷金聲而玉振之納王禘祈天永命疏召脩元史預教

大本堂入對賜坐從容宴語諮治道于桂彥良稱為

帝者師恩數渥矣然政府臣僚始猶蒙中書丞相故

號尋以相擅權罷不置也公孤無定員無專授故人

人得據謀蓋輻輳並進以翊戴

天子如吳沉朱善劉三吾下及文學小吏山林逸叟苟民

譽皆荷不次御謹身殿沉進講周書國則罔有立政

用儉人 上曰有小人必敗君子故唐虞任禹稷必

去四凶魯用仲尼必去少正卯御文華殿善進讀心

箴 上曰人心道心有倚伏之幾人常持此心不為

情欲所蔽則至公無私自無物我之累矣御華蓋殿

命善講周易至家人 上曰齊家治國其理無二要

在誠實而有威嚴誠則篤親親之恩嚴則無閨門之

失御武英殿觀書至惠廸吉從逆凶顧謂三吾曰凡

人遭凶咎皆已有以取之僥倖冀苟免何益三吾對

曰如此亦當聽命于天 上曰心無所媿可聽於天

若其自取於天何預天下學官有入覲者親詢以民

間政事失得泰州訓門克新敷奏亮直擢贊善左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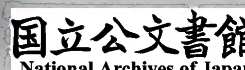
興授王俊華善文辭擢贊善右召謂之曰朕所以左

克新而右俊華者重直言故也徵耆儒鮑恂全思誠

余詮張長年入見年皆七十餘 上喜賜坐顧問良

久並命為文華殿學士恂等固辭

上曰卿等年固高朕不欲煩以政故授此職以輔導 太



子免早朝日宴乃後入不久且從卿志廢無負卿等
生平爲鄉里光重其勿辭恂等復固辭乃賜璽書禮
遣還洋洋

聖謨三十餘年如一日益當風虎雲龍之會亮采成其惠
疇絲麻旁及管蒯而諸臣得依日月末光奉誨教以
周旋爲股肱心膂豈非我

聖子神孫萬世共由矩矱哉 建文帝嗣位倚任齊泰黃

子澄首擢方孝孺直文淵召解縉還自河州兩人皆
聖祖時甄錄也被簡注特深嘗諭縉曰朕於爾義則君臣
親猶父子試孝孺不注選曰異人也留子孫光輔太
平至是次第用之承

祖志也清難時齊黃孝孺卒報以死嗚呼烈矣

文皇紹登丕基開東閣命解縉胡靖揚榮楊士奇
幼孜胡儼入居閣中諭以委任腹心至意與機密七
人皆革除舊臣一旦遭際及此斯亦奇矣縉等呈大
學正心章講義 上覽至再諭之曰人心不可有所
好樂一有好樂流而不返則欲必勝理朕每朝退未
嘗不思管束此心尋賜緡等衣與尚書同曰卿等勸
學助益不在尚書下故於賜賚必求實功何拘品級
大駕北征金幼孜從入橐駝山迷道遣傳令者遮尋至磧
水石見 上大喜令休息幼孜自慶蒙主眷著北征
紀志榮焉 命舉老成正大儒臣侍 太孫舉者以
儀智應 上喜曰得人矣向元正日食呂震等皆欲
行賀惟此老與楊士奇執議免智可用卒用智此其

實月紀卷三 五
君臣間可謂綢繆欵曲獨計秉鈞永樂之朝者曩亦
多爲建文畫何前後賢否異也豈所親有隆殺抑天
命之靡常史稱迎附諸人後多列名臣噫如其文也
亦少褒矣

仁廟初紹寶位念切良弼先是夏原吉以永樂十九年諫
北征忤旨下獄上親臨繫所令出視事啟以時政
原吉首陳江南民力困於漕運請幸南京以省供億
繼請撫流民罷西洋取寶船止南京採辦金銀數事
又出黃淮楊溥等于獄復其官賜楊士奇楊榮金鈔
致蹇義夏原吉繩愆糾謬圖書已取五人誥命親
宸翰增二語云勿謂崇高而難入勿以有所從違而
怠曰此實朕心卿等勉之初上監國時御史舒仲

成常以事見忤秩旣晉矣復因事命逮之士奇曰
景爲太子詔衛綰不赴及卽位進用綰今奈何追理
仲成上覽奏喜卽令罷治而降勅獎諭士奇蓋轉
圜也建弘文閣選儒臣王進楊敬等入居閣中作印
章授楊溥令掌閣事有建白用以封識卽嚮室總章
不擴於此大理少卿弋謙以言事切直免朝叅後因
灾異進言者鮮上媿悔勅群臣勿以盡言爲戒令
謙朝叅如故卽懸磬振鐸不勤於此乃李時勉直諫
折脇蹇夏諸臣曾不肯極言陳救如西楊得君號能
言碩亦緘默其謂圖書之錫何

宣廟翼以承燕而揚黃蹇夏輩亦稱磐以漸鴻特加親禮
御文華殿召義等諭之曰卿等祇事先朝始終如

一乃今侍朕知無不言言無不當朕心嘉悅特賜

金銀圖書尚體朕意永永無斁賜義曰忠厚寬弘原吉曰含弘貞靖士奇

曰清方貞靖榮曰方直剛正胡濙曰清方恭靖閱祖訓顧侍臣曰我

太祖製祖訓六年始克成書子孫但能謹守豈有過舉而

惓惓望群臣以輔導儒臣進講春秋竟上曰聖人

匡直之功憂直之心備見此書臨視文淵閣士奇等

侍帝命典籍取經史披閱與討論已詢以時政從

容密勿製詩賜焉因侍臣講周書諭以周家王業及

成康治效而深歎成王為令主周召為賢臣志嘉慕

也御文華殿出御書洪範及御製序示士奇等曰所

論或未當如等須直言無隱於戲

章皇真無忝祖宗哉若御齋宮而召士奇則寬郵政

行作酒諭以示百官則保全意寓製倚蘭操招隱詩

以示輔臣則新樞道宏遊萬歲山泛太液池遊東苑

無不與諸臣俱盎然太和翔洽宇宙然曹端為

本朝理學之冠卒老於膠序端為山西霍州學正卒于官曾不得與

門克新王俊華先後並錄豈士之遇不遇有時抑積

行君子壅於上聞有司之過歟

英廟冲齡踐祚朝政多取決於太后楊溥乞早開

經筵豫選講官及選宮中侍從之人涵養本源輔成

德性時張輔英國公楊士奇楊榮楊溥胡濙被旨入朝

上東立后顧謂曰此五人

先帝所簡貽者有行必與計非五人贊成者不可行也其

寵任益如此柰何后欲誅王振士奇等為解免

祖宗臨朝日晏不遑士奇等慮 聖體倦每早朝止許言

事八件豫票旨傳奉 祖制一廢至今不可復且當

時號為賢者孰過薛瑄然以振繫矣劉球十事之疏

竟以殺身十事一勤聖學以正心德二親政務以隆

祀典以五嚴考覈以督吏治六慎刑罰以彰憲典七罷

營作以蘇人勞八寬逋賦以憫民窮九息兵威以重

民命十脩武備以矯旨逮球殺之李時勉教法之

嚴遂為構罪勸懲王振至太學勉不為禮銜之誣奏

已勉于監前丘濬有云一時賢相皆稱三楊然南交

叛逆龍軒易位勅使旁午頻泛西洋曾無一語權歸

常侍遠征麓川兵連禍結極于土木之大變誰實啓

之春秋責備賢者其能追哉

景皇立周敘疏請令群臣依舊制輪流向前說事庶得吐

露肝膽時不能用李賢上正本十事勸聖學戒嗜欲

慎舉措崇節儉畏天變雖命繕寫置左右其如亦不

我力何

睿皇復辟畱心經書召李賢至文華殿曰二典三謨俱是

嘉言賢曰 帝王脩身齊家敬天勤民用人為政之

事皆在其中貴乎體而行之 上曰然因月晦空中

有聲賢密疏寬郵事宜 上從之即詔行天下又請

罷江南造段疋磁器數事 上不從賢執之數四然

亦終不以為忤也至若聘吳與弼授以宮僚召至文

華殿從容顧問則 本朝特典

太祖而後一再見者也迺薛瑄入閣數月以曹石恣橫遂

引去布衣陳真晟上程朱正學纂要不報何哉

見賢考

憲廟初經筵午朝亦嘗御焉時李賢以舊臣重自三楊以

來得君無如賢專乃頗納賄而羅倫之謫實以賢故

賢起復倫抗疏乞令終制且詣賢告且以譖憾岳正

憾葉盛憾張寧大臣固如是乎賢卒後朝講寢踈

成化二年賢卒帝於五年八月復御經筵又復視午朝因慧星入太微垣廷臣

請召內閣面議政彭時等得召文華殿片語遂巡萬

安惟叩頭呼萬歲適為傳咲自是不復召見矣成化七年

召彭時等於文華殿時言天變可畏上曰知道了時又言減京官俸與皂隸文職尚可武職多怨望急

傳旨仍舊以慰安之上曰卿即傳旨與該部萬安叩頭呼萬歲時與商輅皆扣呼人笑為萬歲閣老自

後再召見後劉翊獨以剛直善譚經見雅重呼為東劉

先生賜圖書文曰嘉猷多言論人目為狂躁豈賢才

之難也若此哉然陳獻章辟而旋歸胡居仁隱而未

躍時亦有逸賢矣

孝廟初元給事中賀欽請資真儒以講聖學薦賢才以輔

治道楊守陳請講學聽政王恕請召大臣入對便殿

由是開經筵賜講官程敏政宴讀尚書孟子於文華

後殿及午進讀大學衍義因以為常講畢賜茶皆呼

先生而不名丘濬進衍義補陳時政萬餘言上覽

之悅甚益嚮用然濬旋矣其後上日英明頗遠近

習聽信內閣實濬啓之也召閣臣徐溥劉健李東陽

謝遷至文華殿閱章奏賜茶而退東陽謂自天順來

三十餘年間嘗召內閣不過一二語是日經筵罷有

此召因得以窺聖質之明睿廟筭之周詳云已又

召健等于平臺議政一日獨召劉大夏諭以揭帖密

進大夏對曰不敢是前代墨勅斜封之類也 上稱善久之又入對便殿因閔珪讞重獄不稱旨留中以語大夏對曰人臣執法效忠無足異者旨乃允張元禎勸經筵講太極圖西銘及性理諸書東宮兼講孝經小學 上嘉納之亟索太極圖以觀曰天生斯人以開朕也御煖閣與輔臣議地方盜賊議御史聶兩京堂官南京科道劾崔志端周季屯田錢鹽茶馬洪錢市不通須自朝廷行起嚴禁私鑄是日 天顏開屯田監法茶馬革去奏討夾帶之弊霽問答詳悉藹然家人父子之親蓋一時盛事哉

武宗時逆瑾用事劉健等諫

上視朝太遲免朝太數奏事漸晚游戲漸廣長夏之時遂停經筵亦輟日講因自劾焉尋劉謝去東陽獨被春

留黨附瑾議者謂其伴食中書徒保富貴矣若梁

以不附瑾出出為南費宏以忿復寧藩護衛去因陸

完陰結楊廷和等求護衛宏不肯時因廷試進士各官讀卷完遂授覆寧王疏中官盧明以疏下內閣票旨云只請楊師傳到閣諸公不必勞動廷和趨出票旨許之宏言納重賄者何人也廷和與完懼共謀去宏謂於上蔡清掛冠洪都王不肯屈寧王守仁謫居龍着令致仕蔡清掛冠洪都王不肯屈寧王守仁謫居龍場疏救戴銑等忤劉瑾令此數人者連茹彙征相與

調元贊化亦各以其能自表見功謀可勝道哉未幾秦王請益封壤朱寧陰謀入寧班子司香

太廟賴儲以寢宸濠之役賴守仁以靖則信乎賢者之有益于人國也

班廟自藩邸入繼大統重本生考興獻而皇之 朝議弗是也張璁與席書桂萼方獻夫霍

韜獨稱旨見親信又倚毗楊一清御平臺召一清費
 宏石瑤賈詠入見賜詩章各因其人為褒訓因講官
 顧鼎臣講洪範稽疑與蔡傳異以問一清一清曰臣
 聞稽疑疇內雨霽蒙驛克蔡傳釋卜兆以雨為水霽
 為火蒙為木驛為金克為土鼎臣以所釋為非謂驛
 為土克為金 上因為說以答之先主蔡註而於鼎
 臣之說亦有取焉賜一清璫萼翟鑿圖書便密奏對
 如楊士奇故事一清曰耆德忠正曰繩愆糾違璫曰
慎曰繩愆匡違璫曰清作除夕詩以除殘比省過迂
謹學士曰繩愆輔德歲比進善因一清問起居示焉一清等恭和成集
 上親為序又諭張孚敬張璫曰卿于朕無異周公愛成王
 首以孝訓朕他持餘事耳今後入奏勿拘時來庶面

疇咨端午宴百官于奉天殿復幸西苑李時

宴于無逸殿稱觴上壽盡歡而罷然當時相素
 最益遭時遇主故克展布如考正孔廟祀典立廢聖
 祠請諭內閣以清政本革鎮守內臣以甦民困皆其
 大者一清弘獎士類練達幾空虜情羽檄一夕十疏
 口占指授悉合神筭然善調停好納賅私門生故吏
 後亦為璫萼所排以去顧鼎臣請植曾子裔崇儒重
 道有大臣體餘吾無論矣末年嚴嵩專權荼毒忠良
 神僊土木之事潛易 主好視初政君臣一德景象
 何如也遺詔光於輪臺固親徐階之效歟
 莊皇首釋海瑞于獄復 先朝建言者官尋以張居正陳
 以勤入閣參贊機務以勤疏謹始十事補衮六條皆

嘉納焉

十事一定志二保位三畏天四法祖五愛民六崇儉七攬權八用賢九接下十聽言六條

一慎陞賞二酌久任三懲賍吏四廣用人五練民兵六重農穀

今上嗣登大寶 先朝顧命大臣若高拱張居正高儀拱

躉直偏復居正深中多智不相能已二高去張獨當

國

天子尊禮稱先生即在宮中亦稱張先生 御書大字以

賜望以舟楫鹽梅事皆取決言盡施行至今讀帝鑒

圖說肅雖殿箴起居諸疏兵農錢穀等議猶想見其

當年擘畫拮据而政舉務脩海寓晏如固 冲睿之

勤始哉亦才相之殫忠也獨以綜覈任怨奪情蒙垢

肉寒名侈瑕瑜自不相掩焉嗣是申時行王錫爵許

國王家屏同心輔政

上春秋鼎盛駱于仁進酒色財氣四箴忤旨召閣臣議于

毓德宮時行等力為解免時

皇太子及 諸王方羈貫以次出見蓋異數云諸臣伏

覲 震器岐嶷已卜異日太平天子矣又召時行等

于煖閣以火落赤為寇洮州礦賊流劫五臺責督撫

之踈于謀念款貢之難久恃罪地方官隱匿不報詞

甚厲頃之

天顏和霽語疊疊不休時行等悉稱歎

皇上留意邊防明習庶務宗社生靈之福也尋以 儲位

未定言者紛起錫爵承召至煖閣從容諷議

上為解頤而豫教冊立大典益基定于茲矣已諸相解綬

相趙志臯中使為梗海內多故相卧閣弗克旋轉及

歿而沈一貫持衡首定

元良歡騰中外又遣一介行人干旌河上蒲輪稽山得
二相筌宰齊慶振鷺充庭千載一時盱衡日又宜朝
拜夕陳夕陳朝可然觀

天顏有請罷權卞有請竟歲未見德音儻亦有待而施行
乎自古禍亂之端皆起自蒙蔽蒙蔽之由起自上下
之情不通上下之情不通起自君臣不相接見然徒
接見而不相親歎見猶不見也

聖祖御製大誥首篇以君臣同遊為開卷第一義先臣丘
濬于此三致意焉而王鏊鄒元標建議為獨詳鏊之
疏曰至治之隆蓋起于上下之交而今日之弊唯間
隔為甚如欲通間隔而聯交泰不外講學聽政二端

國家經筵之設豈不甚盛議者猶曰一歲之間

歇春秋月分日不過三三日之間風雨則免政事有
妨則免講之日夙具講章講訖賜宴儼然而退未見
其相親也日講似親矣然體分過嚴上有疑未嘗問
下有見未嘗獻亦安見其有得也伏望於便殿側脩
復弘文館妙選博聞有道術者更番入直領以內閣
大臣法駕時臨霽威特詢或講經史或論古今成
敗民間疾苦上有疑必問下有見必陳日改月化有
不知其然而然者至臨朝聽政尤上下所以通其
情徃時常朝於奉天門未嘗一日廢然議者猶曰堂
廉迥絕威儀赫奕御史糾儀鴻臚舉不如法通政司
引奏上特視之謝恩見辭惴惴而退上何嘗問一事

下何嘗進一言也故欲聯上下之交莫若復古內朝之法蓋周有三朝庫門之外為外朝諸大臣在焉路門之外為治朝日視朝在焉路門之內曰內朝亦曰燕朝玉藻云君日出而視朝退適路寢聽政漢制大司馬左右前後將軍侍中散騎常侍騎諸吏為中朝丞相以下至六百石為外朝唐皇城之北南三門曰承天元正冬至受萬國朝賀則御之蓋古外朝也其北曰太極門內曰太極殿朔望則坐而視朝蓋古正朝也又北曰兩儀門內曰兩儀殿常日臨朝視事蓋古內朝也宋常朝則文德殿五日一起居則垂拱殿正旦冬至聖節稱賀則大慶殿賜宴則紫宸殿或集賢殿試進士則崇政殿侍從以下五日一員上殿謂之輪對則必入言時政利害內殿引見亦或賜坐或免穿靴亦三朝遺意焉蓋天有三垣天子象之正朝象太微也外朝象天市也內朝象紫微也自古然矣

國朝

聖節正旦冬至大朝賀則皇極門即古正朝也常朝則奉天門即古外朝也華蓋謹身等殿其內朝遺制乎嘉靖中改奉天殿為皇極殿華蓋殿為中極殿謹身殿為建極殿宜於常朝外倣古內朝之意大臣三日或五日一次起居侍從臺諫各一員上殿輪對諸司有事咨決上據所見決之有難決者與大臣面議不時引見群臣凡謝恩辭見之類皆得上殿陳奏虚心而訪和顏色而受雖身居九重而天下之事燦然畢陳于前即唐虞之班明目達聰

嘉言罔伏野無遺賢如是而已元標之疏曰

陛下昔在冲年保傳必慎今

聖齡日強臣愚以為有大政事如人才禮樂兵戎錢穀刑獄工作互召內閣九卿侍從儒臣面為商確許科道官從旁糾正何者陛下所閱者諸臣章奏而已其煩委可厭也召對必能陳說利弊開導禍福不事煩文庶政惟和矣

陛下所接諸臣者儀容而已其人品未知也召對必能洞悉忠邪鑒別才品卒然有警任使各當矣今之宣上意以達下情者內臣而已過情濫言未真也召對則讒間不行猜忌不生上之志日下達下之情日上昇聖心日益開明聖政日益廣大

明良相與之盛庶幾重光焉嗟夫

祖宗朝齋宮延見秘閣臨幸燕間清問禁苑陪遊而又廣開其途自宰衡迄疎逖皆被下濟之光蓋賢苟親也安問其地親苟賢也曷問其官今叩闈者十不道一宣對者渺無聞矣即復

朝講兩途猶恐不足以廣蒐羅而敷休烈况皆廢閣乎
繩

祖武以保盛治其在今日矣其在今日矣

論曰英賢跼伏詰后敷求兩相待也舟霖夢發於胥靡鷹揚兆卜於非熊漢賢相多由郡守唐宰相須歷州郡蓋取其練吏故而悉民隱也我

太祖罷置相立賢無方文皇置閣始簡翰林胤是以來

益峻其選惟薛瑄由御史李賢由主事楊一清由巡撫皆名臣而瑄又一代大儒安可謂班金馬者多良輔而外此無一端揆也廼為官擇人匪矜于法因事效忠惟既厥心則君與臣交相親焉昔萬曆癸卯三月上浣日新會梁斗輝謹述于聚教新舍

皇明經世實用編卷之四

乾集四

盱眙臣馮應京纂輯

休寧臣戴任校正

黃梅臣瞿九思編次

天官

建官之典。虞周大備。我

太祖躬前聖酌近代。以天下事統於六部。而六科分察之。都察院總紀之。盛矣。吏部掌天下官吏選法。封勲考課之政。大禹所以宅百揆也。名曰天官。實取兼覆之義。嗚呼難哉。國家東起朝鮮。西至嘉峪。南濱海。北連沙漠。延袤各萬餘里。古均四海。未有若是廣者。古列侯各君其國家。事甚簡。自郡縣後。衡石程書。猶有長吏自辟。

士不一一從王朝出。今考官籍自土官外凡一萬六千二百六十九員。掾史無算。一切待命天曹。其統百官。不難於古哉。書有之。明王奉若天道。建邦設都。承以大夫。師長不惟逸豫。惟以亂民。噫。要哉言矣。為民而置吏。則簡因民而察吏。則精順民而黜陟吏。則當。此至易之道也。官多民擾。皆談尚之。洪武四季。中書上府州縣一千二百三十九。凡官五千四百八十八人。七年減北方州縣官三十一人。十年又併省州縣二十九。年革大理寺。移其案牘於後湖。建文復設豈吝官爵哉。念此元元。欲食之者寡也。諦觀大誥。最重民間耆宿。其所推卽舉。所厭卽措。故諭吏部曰。衆人惡之。一人悅之。未必正也。衆人悅之。一人惡之。未必邪也。正人治官事。則不私其家。當公法則不私其親。邪人反是。夫不以愛憎。不以非。惟取決於得失民心。知人之鑑。衡定矣。當時厲民之官。大則誅。小則屯田工役。不知者有錙銖泥沙之議。胡不取醒貪簡要錄觀之也。

帝若曰。士最貴。農最勞。當春雞鳴。秉耒而耕。既芸耨。炎天赤日。彤體憔悴。秋成輸官外。所餘能幾。一或水旱。蝻蝗。舉家皇皇。無所望。居官者不知吾民之艱。至刻剝虐害之。無仁心甚矣。然則惜一家何如惜一路耶。夫置吏察吏。黜陟吏。一以民為斷。而民之欲生欲富。欲立欲達。卽吾心可推。其所咏歌嗟怨。雖千萬里。可採風而得。故曰。易也。人有恒言曰。憐才。曰去甚。曰疏壅滯。曰存體面。曰防反噬。曰阜國用。是皆不以民為重。而從我起意。從羣

吏生情。從親貴人。決舉措幾。乎忘其本矣。夫才不足。空
民而善事上官。烏用才量不足。容民而含垢忍辱。烏用
量守不足。保民而恬退寂寞。烏用守赫赫天曹。非文場
非梵宇。非市司。而使綺語清談。浮名厚利者。居康功田
功之上。故天下之官之品。千態萬狀。其雖黃亦千態萬
狀。而閭巷小民之德。怨隔雲泥。而不聞。安望道德一而
風俗同也。或曰。百司之設。有侍吾君者。有事神者。有校
士者。獨親民乎哉。曰。天之立君。為民司牧。君之祀天。為
民祈報。夫士固望以行君之德。而致之民者也。小臣知
重民則廉。大臣知重民則法。故天官必求端于民。而銓
職乃舉。惠與哲固相須以成者也。爰博採事詞之切於時
者。條列如左。

品級考叙銓司刻

皇明建官。規摹虞周。乃官品正從。其級有九。亦周官九命
意也。王者不私人以官。一命以上。咸曰天命。輪次而陟
之。如歷階城。罔或踰越。不謂天所叙哉。國家二百餘
年。臂指相使。輻輳相維。惟是條貫井井焉。若輕重出入
時。亦有之。要以無失其初意。而止繩墨之外。無寧有胸
臆而自為者。夫人之好上也。如火。而其走利也如水。必
欲慎防而蚤戢之。非稟公法持壹議以化其滔志。而伐
其爭端。即欲等差官聯。安所為質矣。昔寇平仲。却例簿
而范希文。進百官圖。兩君子指各有在。夫官品之有九
流。辟易爻之有六。虛然卑高貴賤方也。列於卦。消息進
退。圓也。聽于著。雖掌之筮人。筮人曷故焉。繇是言之。王

奉天天官奉王。磨厲鼓舞不測而幹其柄。圓道也。懸級課功尺寸而守之方道也。夫上執圓下執方。挈瓶之智必也。希文哉。

百官品階勳祿之制

洪武二十五年

上以中外文武百司職名之沿革品秩之崇卑勳階之陞轉俸祿之損益歷年滋久屢有不同無以示成憲於後世。迺命儒臣重定其品階勳祿之制以示天下。正一品宗人府宗人令左右宗正左右宗人都督府左右都督。文武勳俱左右柱國階俱初授特進榮祿大夫。陞授特進光祿大夫。祿月米八十七石。從一品都督同知勳柱國階初授榮祿大夫。陞授光祿大夫。祿月米七十四石。

正二品六部尚書都察院左右都御史襲封衍聖公其人。都督僉事留守司正留守都指揮使文勳正治上卿階初授資善大夫。陞授資政大夫。加授資德大夫。武勳上護軍階初授驃騎將軍。陞授金吾將軍。加授龍虎將軍。祿月米六十一石。從二品左右布政使都指揮同知文勳正治卿階初授中奉大夫。陞授通奉大夫。加授正奉大夫。武勳護軍階初授鎮國將軍。陞授定國將軍。加授奉國將軍。祿月米四十八石。正三品六部左右侍郎都察院左右副都御史通政使大理寺卿太常寺卿詹事府詹事應天府尹按察使副留守都指揮僉事各衛指揮使文勳資治尹階初授嘉議大夫。陞授通議大夫。加授正議大夫。武勳上輕車都尉階初授昭勇將軍。陞

授昭毅將軍加授昭武將軍祿月米三十五石從三品
光祿寺卿太僕寺卿布政司叅政鹽運使宣尉使留守
司指揮同知各衛指揮同知文勳贊治少尹階初授亞
中大夫陞授中大夫加授太中大夫武勳輕車都尉階
初授懷遠將軍陞授定遠將軍加授安遠將軍祿月米
二十六石正四品都察院左右僉都御史通政司左右
通政大理太常太僕各少卿詹事府少詹事應天府丞
宣慰司同知按察司副使各府知府各衛指揮僉事文
勳贊治尹階初授中順大夫陞授中憲大夫加授中議
大夫武勳上騎都尉階初授明威將軍陞授宣威將軍
加授廣威將軍祿月米二十四石從四品國子中都二
監祭酒布政司左右叅議鹽運司同知宣慰司副使宣
撫司宣撫文勳贊治少尹階初授朝列大夫陞授朝議
大夫加授朝請大夫武勳騎都尉階初授宣武將軍陞
授顯武將軍加授信武將軍祿月米二十一石正五品
翰林院學士華蓋武英文華殿東閣文淵閣左右春坊
大學士左右庶子尚寶司卿六部郎中應天府治中欽
天監回回監正通政司左右叅議光祿寺少卿太醫院
使大理寺左右寺丞五軍都督府斷事官各府同知王
府左右長史宗人府經歷按察司宣慰司僉事宣撫司
同知儀衛正正千戶文勳修政庶尹階初授奉議大夫
陞授奉政大夫武勳驍騎尉階初授武德將軍陞授武
節將軍祿月米一十六石從五品翰林院侍讀侍講學
士左右春坊左右諭德司經局洗馬五軍都督府經歷

左右斷事官六部員外郎尚寶司少卿各州知州鹽運
司副使鹽課提舉司提舉招討司招討宣撫司副使安
撫司安撫衛鎮撫副千戶儀衛副文勳協正庶尹階初
授奉訓大夫陞授奉直大夫武勳飛騎尉階初授武略
將軍陞授武毅將軍祿月米一十四石正六品翰林院
侍讀侍講國子中都二監司業左右春坊左右中允詹
事府丞尚寶司丞六部主事太常司丞欽天監回回監
副五官正太僕寺丞京縣知縣太醫院判閣門使兵馬
司指揮王府審理正大理寺左右寺正都察院經歷神
樂觀提點僧錄司左右善世道錄司左右正一中都留
守司并都司經歷斷事各府通判長官司長官副招討
宣撫司僉事安撫司同知典仗百戶文階初授承直郎
陞授承德郎武勳雲騎尉階初授昭信校尉陞授承直郎
校尉祿月米一十石從六品大理寺左右寺副左右奉
坊左右贊善左右司直郎翰林院修撰光祿寺丞應天
府推官光祿寺各署正僧錄司左右闡教道錄司左右
演法鹽運司判官布政司經歷理問所理問各州同知
鹽課提舉司提舉安撫司副使長官司副長官所鎮撫
文階初授承務郎儒陞授儒林郎吏材幹宣德郎武勳
武騎尉階初授忠顯校尉陞授忠武校尉祿月米八石
正七品監察御史五軍都督府都事太常司博士典簿
京縣丞通政司經歷大理寺左右評事兵馬副指揮都
察院都事翰林院編修營繕所正按察司經歷五軍斷
事官五司稽仁稽義稽禮稽智稽信王府審理副煎鹽

提舉司提舉各府推官各縣知縣中都留守司并都司
都事副斷事安撫司僉事蠻夷長官司長官。文階初授
承事郎。儒陞授文林郎。吏材幹。宣義郎。祿月米七石五
斗。從七品中書舍人太僕寺主簿。應天府經歷。光祿司
典簿各署丞。翰林院檢討。太常司各祠祭等署奉祀各
州判官。欽天監。回回監。五官靈臺郎。詹事府主簿。鹽運
司。經歷。鹽課提舉司。副提舉。布政司。都事。宣慰司。經歷。
理問。所副理問。蠻夷長官司副長官。階。初授。從仕郎。陞
授。徵仕郎。祿月米七石。正八品。六科都給事中。翰林院
五經博士。通政司。并各衛知事。京縣主簿。國子中都二
監丞。戶部刑部照磨。寶鈔龍江提舉司。提舉。欽天監。回
回監。主簿。五官保章正。太常司。協律郎。典牧所。提領。太
醫院。御醫。僧錄司。左右。講經道錄司。左右。至靈煎鹽。提
舉司。同提舉。王府典寶。正奉祠。正良醫。正典膳。正紀善。
元符宮。崇真宮。靈官營。繕所。副各府。經歷。各縣丞。按察
司。知事。宣慰司。都事。階。初授。迪功郎。陞授。修職郎。祿月
米六石五斗。從八品。六科左右給事中。鹽運司。應天府
知事。欽天監。回回監。五官挈壺正。光祿司。錄事各署。監
事。儀禮司。正翰林院。典籍。神樂觀。知觀。僧錄司。左右。覺
義道錄司。左右。玄義王府。典膳。副奉祠。副典寶。副良醫。
副國子。監博士。助教。典簿。宣撫司。經歷。太常司。各祠祭
等署。祀丞。布政司。照磨。崇真宮。副靈官。階。初授。迪功佐
郎。陞授。修職佐郎。祿月米六石。正九品。六科給事中。儀
禮司。左右司。副左右司。丞。太常司。贊禮郎。詹事府。錄事

各府知事各縣主簿國子監學正行人司正戶部刑部
檢校司經局校書翰林院侍書典牧所大使各牧監正
欽天監回回監五官司曆五官監候龍江寶鈔提舉司
副提舉王府長史司典簿典儀正奉祠所典樂會同館
茶鹽馬司承運庫寶鈔廣惠廣積贓罰甲乙丙丁戊字
庫皮作鞍轡寶源顏料局應天府織染局文思院等大
使煎鹽提舉司副提舉教坊司奉鑾宣撫安撫司知事
營繕所丞階初授將仕郎陞授登仕郎祿月米五石五
斗從九品翰林院承天門待詔都稅司大使國子監學
錄典籍司經局正字欽天監五官司辰漏刻博士各牧
監副儀禮司鳴贊序班軍儲倉大使茶鹽馬司副使寶
鈔廣惠廣積贓罰甲乙丙丁戊字庫副使宣課司大使
太常司司樂典牧所副使府學教授行人司副令
副使布政司庫寶泉軍器各府雜造織染局稅課司并
倉大使王府典儀副司牧司大使承運庫皮作鞍轡寶
源局文思院副使觀察使太醫院千戶所鹽課提舉司
各州吏目五軍斷事官提控案牘巡檢司獄陰陽學正
術醫學正科僧綱司都綱道紀司都紀應天府織染局
副使教坊司左右散舞左右司樂階初授將仕佐郎陞
授登仕佐郎祿月米五石未入流各部司務州學正縣
典史教諭行人司行人國子監掌饌牧監錄事羣長翰
林院孔目王府引禮舍人河泊所閘壩官阜民司稅課
分司茶鹽課司茶鹽批驗所長史司倉庫州縣衛倉生
藥庫中帽針工稅課抄紙印鈔鑄印惠民銀場抽分竹

木等局并關大使副使遞運所鐵冶所司竹局鹽運司
衛府州庫河州軍民指揮司遼陽青州府樂安三稅課
司大使軍儲京衛府倉都稅宣課司牲稅課等司工部
軍器局布政司庫寶泉軍器各府織染雜造局副使斷
事兵馬指揮長官司吏目理問所提控案牘驛丞祿月
米有差醫學典科訓科陰陽學典術訓術僧綱司副都
綱僧正司僧正僧會司僧會道紀司副都紀道正司道
正道會司道會與僧道錄司僧綱道紀醫學正科陰陽
學正術俱不給祿

考劾法

洪武十四年定考劾之法在京六部五品以下及太常
司國子學屬官聽本衙門正官察其行能驗其勤怠定
其有職平常不稱職五軍各衛首領官俱從監察御史
考劾各三年一考九年通考黜陟其四品以上及通政
使司光祿寺翰林院尚寶司考功監給事中承勅郎中
書舍人殿廷儀禮司磨勘司判祿司東宮官俱為近侍
監察御史為耳目風紀之司太醫院欽天監及王府官
不在常選任滿黜陟俱取自 上裁直隸有司首領官
及屬官從本司正官考劾任滿從監察御史覆考各布
政使司首領官及屬官並從提刑按察司考劾其茶馬
司鹽馬司鹽運司鹽課提舉司并軍職首領官任滿俱
從布政使司考劾仍送提刑按察司覆考其布政使司
四品以上按察司鹽運司五品以上任滿官黜陟取自
上裁內外入流并雜職官九年任滿給由赴吏部考劾依

例黜陟果有殊勳異能超邁等倫者取自

上裁所司事繁而稱職無過者陞二等有私笞公過者陞一等有紀錄徒流罪一次者本等用二次者降一等三次者降二等四次者降三等五次以上雜職內用繁而平常無過者陞一等有私笞公過者本等用有紀錄徒流罪一次者降一等二次者降二等三次者降三等四次以上雜職內用簡而稱職與繁而平常同簡而平常無過者本等用有私笞公過者降一等有紀錄徒流一次者降二等二次者雜職內用三次以上黜之其繁而不稱職初考降二等簡而不稱職初考降三等若有紀錄徒流罪者俱於雜職內用九年之內二考稱職一考平常從稱職二考稱職一考不稱職或二考平常一考稱職或稱職平常不稱職各一考皆從平常其繁簡之例在外府以田糧十五萬石以上州以七萬石以上縣以三萬石以上或親臨王府都司布政使司按察司并有軍馬守禦路當驛道邊方衝要供給之處俱爲事繁府糧不及十五萬石州不及七萬石縣不及三萬石及僻靜之處俱爲事簡在京諸司俱從繁例

考成法

張大學士居正疏曰近年以來章奏繁多各衙門題覆殆無虛日然敷奏雖勤而實効益尠言官議建一法

朝廷曰可置郵而傳之四方則言官之責已矣不必其法之果便否也部臣議釐一弊朝廷曰可置郵而傳之四方則部臣之責已矣不必其弊之果釐否也某罪當

提問矣或碍於請託之私槩從延緩某事當議處矣或牽於可否之說難於報聞徵發期會動經歲月催督稽驗取具空文雖屢奉明旨不曰着實舉行必曰該科記着顧上之督之者雖諄諄而下之聽之者恒藐藐鄙諺曰姑口頑而婦耳頑今之從政者殆類於此欲望底績而有成豈不難哉臣居正當

先帝時曾上便宜六事內重詔令一款亦嘗疊疊言之隨該吏部題覆欲各衙門皆立勘合文簿事下各撫按官皆明立程限責令完報然亦未聞有如期令而以實應者甚者寢格如初茲遇

皇上躬不世出之資勵精圖治百執事亦皆兢兢務修其職業無敢以玩愒弛廢者蓋庶幾乎率作興事矣獨所謂考言屢省者尚未加之意焉竊恐致理之道有

也查得大明會典內一款凡六科每日收到各衙門題奏本狀奉聖旨者各具奏目送司禮監交收又一文簿陸續編號開具本狀俱送監交收又一款凡各衙門題奏過本狀俱附寫文簿後五日各衙門具發落日期赴科註銷過期稽緩者叅奏又一款凡在外司衙門每年將完銷過兩京六科行移勘合填寫底簿送各科收貯以備查考欽此及查見行事例在六科則上下半年仍具奏目繳本在部院則上下半月仍具手本赴科註銷以是知稽查章奏自是

祖宗成憲第歲久因循視為故事耳請自今伊始申明舊章凡六部都察院遇各章奏或題奉明旨或覆奉

欽依轉行各該衙門俱先酌量道里遠近事情緩急立定
程期置立文簿存照每月終註銷除通行章奏不必查
考者照常開具手本外其有轉行覆勘提問議處催督
查覈等項另造文冊二本各註緊關略節及原立程限
一本送科註銷一本送內閣查考該科照冊內前件
逐一附簿候查下月陸續完銷通行註簿每於上下半
年繳本類查簿內事件有無違限未銷如有停閣稽遲
即開列具題候旨下各衙門詰問責令對狀次年春
夏季終繳本仍通查上年未完如有規避重情指實參
奏秋冬二季亦照此行又明年仍復挨查必俟完銷乃
已若各該撫按官奉行事理有稽遲延閣者該部舉之
各部院註銷文冊有容隱欺蔽者科臣舉之六科繳本
具奏有容隱欺蔽者臣等舉之如此月有考歲有稽
惟使聲必中實事可責成而參驗綜覈之法嚴即建言
立法者亦將慮其終之罔效而不敢不慎其始矣致理
之要無踰於此

責實政

孫丕揚疏曰國之永命繫於民生民之元氣實爲國脉
故周室慶讓田里先視於入疆漢代循良戶口首稽乎
登耗當是時國祚磐石恒必因之民生國運相爲關鍵
如此國家以民務責守令以吏治責撫按所以加意
問閭者至矣然察吏問民今天下稱交病焉則吏治民
隱分而爲二故也臣請以民隱責吏治一如周之巡方
漢之計吏者法而舉刺黜陟行焉世道治平庶幾其有

賴乎一曰責守令以實兆民之戶口欲其居者悅逃者來蓋郡縣長吏皆受牛羊而牧者里甲空籍流移塞路是誰之過則夫寧雞犬安田里以收本固邦寧之效撫字者責焉戶口虛實撫按不問而誰也二曰責守令以闢兆民之荒蕪欲其無曠土無遊民蓋百畝不易為已憂者農夫也養於斯稅於斯天下之財數儲焉草萊不闢溫飽安從生也乃若易田疇力稼穡以開粒食之原斯民事之不可緩者田里荒墾撫按不問而誰也三曰責守令以供兆民之額賦欲其無暴征無橫斂國制取民有田賦之征有均徭之征有里甲之征已爾頃者加雜之公派郡縣之私增冗役冗費母銀子銀殆紛然難屈指矣子遺之民蚕食已極寬一分民受一分之賜

固於救倒懸也 疋望繭絲乎保障乎撫按不問而誰也

四曰責守令以興兆民之禮教欲其道德一風俗同

祖宗朝以教化為大務 聖諭六章家傳人誦鐸聲徧寰宇矣今則無有以道民為天下先者孝弟忠信之不講酒色財氣以任民比陷於罪然後從而刑之又何怪國圍措刑頑嚚格心不奏績也倘秉鐸擇人則師道隨地舉 國訓於鄉約而勸懲行焉使民易惡至中凡有血氣罔不率俾盜息民安之效計無出此移風易俗撫按不問而誰也五曰責守令以備兆民之荒歉欲其不啼饑不號寒 國初荒政郡縣立四鄉倉出官銀糴粟貯之以時斂散先臣楊士奇等謂為萬世之利嘗請殿最於

英廟朝矣。今水旱一逢，蒼赤坐困。當事者不得已而請蠲，請賑，以了目前，則備荒之無素也。誠遵

高皇帝糴穀舊典，查郡縣鄉倉基址而經營之。當富歲時，處官銀糴粟以實其中，時斂散焉。每處務期萬石爲率。州縣大者倍之，需以歲月倉廩陳陳不幸而有旱乾水溢，州閭鄉黨可恃無恐，一舉而富國富民備荒之政，撫按不問而誰也。故今教養之績，郡縣不聞以實政之未修，菽粟之多不如水火以財源之未通耳。誠使盡守盡令而力斯五者，即盡郡盡縣而庶富教之矣。未有盡郡縣而庶富教之不可盡，郡縣而稱太平者也。海內治平，其櫛柄端在於此。臣謂談治體者審此適治之路，責守令而實力行焉。撫按以此察羣吏部院以此計羣吏，保郡縣之守令，曉然知所以察我計我者，緩末務而務務果，稽其戶口而實焉，稽其荒蕪而闢焉，稽其征歛而省教化而舉荒政而修焉，是良吏也。則從薦從遷以示優異，所求乎戶口未實也。所求乎荒蕪未闢也。所求乎征歛未禁，禮教未興，荒政未備也。匪良吏也。則不薦不遷以示懲創，是馭吏大觀昭然於朝。寧之間持以考守，何守不力此五者。持以考令，何令不力此五者。持以永守令之考，若戶部計穀計稅不及分數，不許考滿。遷官之法，何守守令不力此五者。即教養成功難責速效。然爲於前者繼於後去者一守未富也。居者富之嗣者又富之去者一令未教也。居者教之嗣者又教之以守令任分民之治人以撫按舉分土之治法提綱挈要

即帥天下而濟蒼生者必此之實政夫由是而又道積
功累仁既厚於培國入孝出弟又輕於驅民敦遵道
遵路之風成相友相助之化有裨治理不既多哉伏乞
皇上再加裁酌臣等芻蕘果有可採容臣等定為民事實
政簿式發與守令自今伊始着實力行臣仍通咨劄省
直撫按諸臣遇出巡考察郡縣正官之時即以此簿發
給守巡兩道逐事核實以為舉刺獎戒之據比及各官
考滿總將三六九年修舉過五事核實造冊要見某守
某令戶口比舊吏招撫若干田野比舊吏開墾若干額
外征歛比舊吏裁省若干教化比舊吏修舉若干社倉
比舊吏積儲若干立舊管新收之總數定稱職平常不
稱職之差等另報吏部與臣衙門臣發各道御史一一
從實查考明白定為次第移咨吏部大率以五事有
者為上等五事方修者次之聽其考滿陞遷離任為任
事者勸五事舉半廢半者又次之五事盡廢者為下等
毋容考滿陞遷為怠者懲臣係察吏衙門法當綜核必
如是庶有所據以品題吏部有所憑以陟黜將見善政
善教既可固結乎人心循吏良吏自能挽回乎世道其
於民生國脉關係豈渺小哉臣不勝祈懇待
命之至

處臧吏

陳以勤疏曰惟

朝廷設守令之官所以安民故必廉潔者膺非常之賞貪
墨者蒙不可宥之誅然後長吏蔚然興行何也中人之

實州縣卷四 章集四 見吏 十五
情高官厚祿可以動之至於不肖者賞之亦不能勸則必張設重法以繩之而後有所懲所謂賊吏是已漢制以六條察守令而侵漁百姓聚斂為奸者居其首孝文帝賞廉潔賤貪汙坐贓者皆禁錮不得為吏或輒行誅順帝時遣使察貪汙有罪者刺史二千石驛馬上之墨綬以下輒自收舉法至嚴也我

祖宗朝綜覈吏治於枉法受賕者 憲典最重嗣後稍從姑息人心急玩遂至廉隅磨缺名檢墮失陵遲之漸寢以成風靡靡益甚不可禁制故先臣何塘謂受賕滿貫以上宜籍沒貲產近日大學士張居正亦請將贓私嚴行追併其言皆痛切時務之要臣竊見比來仕路雖稍稍改易流習而窮鄉下邑吏之縱恣自若其行如盜匪其欲如饕餮剋民之財罄於錙銖方且以期會簿書巧飾偽貌各撫按官耳目委諸下察多為所欺蒙不即摘發即有敗露者又以寬紓容隱為良曲意回護以樹私恩其載在考語及奏劾疏中未盡其什一吏部據其詞而議懲創之輕者改調或陞 王府官屬重者褫其職任如此而已其有贓私狼籍眾所共憤者乃請旨提問所司竟羈縻日月照常歸結刑法容奸剝赤子以肥犬彘臣誠不知其可也且賊吏之願非在於為名也其始也以市井狙儉之行冒膺名秩即垂涎民之所有欲以自潤及其囊橐既充溪壑已滿不幸而致敗罷官乃其所甘心者方且覓良田美宅揚揚自謂得計而人亦以其財多光榮競起豔之故居官致富為雄傑處奸

實月給卷四
草集四
則吏
得利為壯士俗之敝壞誠有如漢臣所歎者今欲禁臧
吏而止於罷官是徒辱之以區區之名控之以不足揣
之爵祿而其非道所獲者不能損其毫毛安得不掉臂
而樂去也夫以貪殘之徒漏網

聖朝者不知其幾即敗露褫職又竟墮其策中至其甚者
得從吏訊可謂盡法矣迺復蚩緣以脫然則百姓之憤
何為而洩國之紀綱何為而振無惑乎寵賂日章而清
白不著也謂宜申飭撫按官凡所屬有司悉心廉訪果
有不自砥礪侵害下民者或徑自拿問或叅奏處治吏
部更加裁酌如係昏庸無知利歸旁側者姑照常論罷
凡是入已贓私無但免官必如數追出助邊輕者追完
放歸重者仍依律問斷即嬰木索受笞辱亦不足惜或
謂是舉頗傷操切非所以明厚臣切思此輩貪婪多以
苛虐濟之自常俸外皆是朘削膏血為世豺狼民之貧
羸孤弱者往往捐妻賣子殞命箠械以應其求蓋切齒
腐心欲割刃其腹中久矣此之重處所謂今而後得反
之也鮑宣論民有七亡貪吏受取居其一范仲淹嘗言
一家哭何如一路哭意正為此臣謂此法果行則人皆
恐恐然畏刑憲之及莫不回視易慮斂其手足不敢輒
犯天下疲民得以湔洗瘡痍沐浴膏潤太平雅頌可日
月異也夫久任則中材者有所慕於前競而效職追賊
則不肖者有所怵於後莫敢為非真賢舉實廉興而天
下治矣

考舉鄉官

聶豹曰臣聞選舉之法嚴則士多修於家而壞於天子
之庭考課之法嚴則士多壞於家而修於天子之庭竊
嘆今日之士夫窮則無誠意正心之學達則無體國子
民之心富貴利達之願乃其本根方其居官在職內則
有六年考察之法外則有互相考覈之規固亦碩鼠畏
人虎豹惜斑修飭忍耐求以得夫聲譽之隆而冀躋於
清要之路矣其或覆蓋不周肺肝敗露者固無所逃乎
考覈之公而自投於寬閑之野矣又或愛護官爵不敢
罔為托故回家其間固有出於孝弟恬退之實而為是
者矣然欲盜恬退之美名為仕宦之捷徑乘時勢之方
張為作家之巧圖者其間不少也是以此等之人一到
故立貪饕狼籍結納上司挾制府縣交通關節利已害
人顛倒是非報復私怨甚者欺壓宗族待身如土人
凌奪鄉里遣子弟為鷹犬其已罷職者則曰吾官已休
矣守此何為也其未罷職者則曰吾官猶在也人將如
我何哉是以益肆猖狂無所忌憚故里諺有曰寧可鄰
居人賣菜不可鄰居人做官蓋不勝其蠶食羶觸之患
而為是欲與俱亡之言也臣伏讀景泰三年貢舉事例
內一款略云官員罷職委無賊犯重情而才學可用者
並聽內外官員指陳實跡薦舉赴京考用臣欲推廣此
意凡士夫家食者不論其職之崇卑官之罷否俱令監
司府州縣等官察其居家所為或善或惡皆從實錄密
以申於巡按衙門有司畏勢希寵所申不實按察衙門
皆得查究糾劾巡按衙門復加察識定為考語直以申

實月錄卷四
於吏部吏部兼舉而總察之其未罷職者則以其居家之事跡參諸居官之政事善果相符歟則不次超用可也惡果相符歟則即日罷去可也二者之間功過相準則酌量重輕以為進退可也其已罷職者立園之賁果能孝友和睦清素恬靜則不可以其前日之失掩其終身之善起馮唐於已廢以發潛德之光可也惡者則前日雖以罷黜今日尤當創懲奪惠卿之官爵而誅奸諛於既死又何不可之有哉是不惟可以遏其挾制官府奸貪狼籍之威而亦可以勵其老當益壯退思補過之忠者也若然則天下士夫自相砥礪進退不敢有二其心鄉閭獲表正之功聖世多完節之臣豈非士風之一快哉惟聖明裁之

汰冗員

御史左鼎曰國初建官有常近年因事添設甚至一部有兩尚書而為侍郎者倍於原額為都御史者率以數十計在外添設撫民管屯等官如河南參議二員今則添而為四僉事三員今則增而為七且方岳各司十餘人不為少矣每歲又差御史巡視立法可謂詳矣不擇方面以責成不選御史以督察乃復設官以巡撫鎮守今之巡撫鎮守往往多出於方面御史則今之方面御史益亦他日之巡撫鎮守也豈有為方面御史則合衆人之長而不足為巡撫鎮守則任一人之智而有餘耶乞將內外官凡非洪武之舊者參酌裁罷庶民力可紓國用可省委任專而事功可立

橫州朱倫曰夫設官本以為民而官多反以擾民故官不必備惟其人古今定論也臣嘗寓京師聞進士舉監吏承之需選於天曹者率多稱貸於人又有寅緣以祈美秩善地者則所貸又加數倍而至千金以上計者甚衆也其不盡然者或膏梁千百之家又或素儉朴而不事鑽刺者然亦罕矣及其授職之任總計其俸薪之入一歲所餘無幾若非剝民以自益則所貸終不能償矣况此外又有舟車往來之費人情宿債之償乎又或經營以防速退納賄以謀進秩乎以是知官之貪者多而廉者少多設非惟無益於民而又煩擾於民也必然矣故唐虞之時建官惟百夏商倍之而後世言治者終莫逮焉今雖不能如唐虞夏商之約也請仰稽我

聖祖設置之初可因者因之與夫歷代添設之員可革者革之獨不可乎以京師言之如五府六部九卿寺監司苑府州縣衛所衙門信不可無矣而其所屬之非舊額與夫南京之無職事者獨無可議而減者乎以外省言之三司鹽運府州縣衛所儒學衙門信不可無矣而其佐貳之多至數員與夫守領之當裁減驛遞巡司河泊之當歸併者獨無可議而減者乎臣疏遠迂疎京師事體固有所不悉諳矣若府州縣正官皆有專城之託地方大小事宜皆彼之責也今以上則有巡撫巡按糾劾之布按總司及分巡道統領之賢者任之否者黜之足矣而此外又有分守道提學道清軍督糧屯田驛傳等道皆得以統之而使之奔走奉承之不暇焉欲其

不掣肘也難矣臣謂此各道事亦宜兼統於各分巡兵備道而不必全設也府州縣既有正官專其責矣則軍之清盜之捕糧之督農之勸刑之理彼皆與有責焉或事果繁劇但添設一二員足矣今清軍捕盜管糧勸農理刑或有同知通判推官之數員而州縣亦稱是焉不幾於十年九牧乎臣竊見衝繁府州縣官雖因衝繁而多設以分理其實皆奔走伺候於上司而不敢後鮮有業其官而理其事者也從而減之攝之何不可乎各儒學生員擇文行兼全者一人以司教職足矣而府學設至五員州縣設至三員不知所教者果德行乎果文藝乎抑亦徜徉歲月乎臣嘗遍觀天下學校不模不範者何限而徜徉歲月者又何限也求其師嚴道尊而善人多者偶百中之一二耳何必多設此以強臨諸生之上而徒靡祿以耗有限之賦也臣又嘗考洪武年間軍職二萬八千有奇成化五年軍職八萬一千有奇比之國初已加四倍迄今又不知加幾倍矣然自成化迄今以八萬加倍之武職每歲靡費不知幾何然而能摧鋒陷陣者有幾人哉能斬將搃旗者又幾人哉祇見其竊祿營家削軍占役而已求其耀武揚威以為民衛者偶萬中之一二耳又何必多設此以布滿天下衛所而徒靡祿以耗有限之賦也卽此文武二職之冗員推之則各衙門之首領與夫巡司驛遞河泊等官之當減當攝者不待詳言悉數而可推類以及其餘矣或者謂國家取士有額軍職有襲今若裁減而兼攝之則額定

之文士蔭襲之武職將安置乎臣曰 國初設官不備
則額取亦少今進士舉人當稽其舊制之少者又擇其
文行之兼者而酌量取之且明示以官冗病民之說則
進士舉人之額進者可變通矣又歲貢率多年耄始得
出身每見有文理疵謬與嘆老嗟卑而耽利者又有候
選未逮耄疾跋涉而殞於京途者誠因其人以酌量之
夫固無不可者臣請於歲貢之士嚴試於提學而甄別
之擇其年力未衰文行俱優者方給文赴京嗣後教有
懿範堪任民牧者當做 國初之制破資格之拘與進
士舉人一體陞擢其年邁有疾或文行不佳者但類為
奏本上之 朝廷即許布政司給以官帶遙授職銜則
府州縣之歲貢以時者可變通矣

革濫進

馬文昇曰仰惟我

皇上法古為治凡庶官用人惟由科目出身進士舉人及
歲貢監生得以除授此外雜流者不得並用前時三年
大比各布政司設科取士鄉試所取舉人不多會試進
士亦為有數其歲貢生員每府一年貢一人州則每三
年貢二人縣則每二年貢一人其歲貢生員入監後不
數年即取歷事通不過六七年吏部就為選用在部聽
選舉人監生無淹滯久積之患所以年未衰老志亦精
明一旦任官知守法度罔敢貪污迨至天順年間憲臣
建議起送天下在學年四十以上生員送監讀書奈各
生員夤緣作弊有方三十五六或方三十者亦作四十

起送赴京之數通有五千之上既而陝西胡虜犯邊急缺戰馬又許生員納馬入監讀書其納馬之數又有七千餘名以後四川陝西地方荒歉軍民缺食乏糧賑濟守臣具奏又開生員上糧亦許入監通前共有數萬中間多係幼男自來不曾在學讀書既作監生須揆歷事其舉人監生雖年壯氣豪者亦與彼一同挨次取選始終二十餘年方得出身長者老耄壯者衰弱家道貧難未免負債於人授官到任債主相逼因此負人財物豈能展布行事所以官不得人民多受害至今未選納粟監生尚有七千餘名大壞選法壅滯人才率由於此本部雖有奏准不許生員納粟入監事例一遇兵荒府藏空虛未免又要奏開况蠲富民之徭役以重困貧民所損國體甚大不可不嚴為禁止合無通行在京該衙門并在外巡按等官今後着落各該有司多方預備賑濟倉糧凡遇兵荒如果錢糧不敷宜從另行設法措置天下之廣豈至乏財再不許奏開生員上納銀糧許其入監有壞選法以誤國事如有故違許科道官指實劾奏坐以重罪庶選法疏通而人才不致壅滯官使得其人而小民得蒙其實惠矣

吏員資格

從八南北考中 該做布政司照磨鹽運司知事

從七南北考中 該做兩京衛經歷

援考中從七各行加考中從七該做兩京衛經歷

從七南北上糧并各行品級加上糧從七該外衛經歷

正八復考中 該做縣丞

正八復考不中該做兵部典牧所提領工部營繕所所
副兩京寶鈔南京清江龍江提舉司提舉衛知事常
選衛知事

正八南北上糧 該做同前

從八南北上糧并知印 該做宣撫司經歷

正九復考中該做縣主簿

司府倉大使中陞正九 該做縣主簿知事

巡檢有功 九 該做縣主簿府知事

庫大使對 該考中 該做縣主簿

庫大使對 原上糧 該做府知事

復考不中并知印復考中正九該做會同館文思

院織染所皮作寶源局兩京十庫茶馬司各大使營

繕所所丞宣撫司知事 常選十庫大使

正九南北上糧該做同前

京倉官收糧及數守支五年之上無過陞從九品

該做司獄布庫織染局稅課司各大使如有起復

照此式例在前

新擬七年八年者該做刑部都察院司獄宣課司都

稅司司牲司各大使鹽課提舉司吏目等官九年

十年者該做工部節慎庫太僕寺常盈庫光祿寺

庫順天府庫軍器局各大使太醫院吏目等官

從九南北考中 該做工部節慎庫太僕光祿京府庫太

倉銀庫軍器局宣課司司牲司都布庫織染雜造

局府稅課司各大使太醫院鹽課市舶提舉司安

撫司各吏目刑部都察院司府各司獄 貼常選

司獄布庫府稅課司各大使

沿海巡檢無過對品用 該做腹裏巡檢

考滿司府倉大使 該陞正九品考驗不稱例該本

等從九 該做巡檢

起復倉官收糧及數無過陞從九品

倉官收糧及數無過陞從九

草場官收草及數無過陞從九

鹽場官收鹽及數無過陞從九

府倉大使收糧不及數無過對從九

庫大使週歲任滿無過對品用

柴炭司大使週歲任滿無過對品用

庫副使週歲任滿無過對品用

知印從九品南北上糧 該做千戶所吏目或巡檢

從九品南北上糧 該做會同館文思院織染所茶馬司

各副使苑馬寺圍長千戶所吏目

御馬倉柴炭司廣盈庫司府草場倉各大使常選千

戶所吏目司府倉大使

巡檢挈獲軍囚一百名之上無過對品用該做司府

倉大使

南北考中一等雜職 該做典史

加考中援考中一等雜職并從七品考中上糧及考

中正八品從八正九品告降俱該做典史

倉官收糧不及數無過本等雜職 該做鹽場驛遞

河泊閘壩等官如有起復照此式列在前

草場官并鹽倉官俱同前

正八品南北上糧告願雜職 該做鹽場驛遞等官

從八品南北上糧告願雜職 該做鹽場驛遞河泊閘壩

等官

正九品南北上糧告願雜職 該做同前

從九品知印考不中例降雜職 該做驛丞

倉官收糧及數杖過一次原職選用仍做雜職

巡檢聖獲強盜三名之上無過降雜職用 該做週

歲雜職倉官

巡檢照軍囚不及數例無過降邊遠雜職 該做邊

遠週歲雜職倉官

考中二等雜職 該做國子監掌饌宣課司宣課分

司都稅司稅課司軍器局各副使抽分竹木局紙

抄局生藥庫惠民藥局各大使副使提控案牘茶

課司大使司庫副使織染雜造局副使運司庫大

使鹽課司大使副使批驗鹽引茶引所各大使府

庫大使副使府織染雜造局各副使衛庫州縣庫

稅課司織染雜造局各大使副使瓜洲稅課司大

使驛丞遞運所關各大使河泊所閘壩官斷事司

長官司各吏目 御馬倉柴炭司在京門倉衛倉

都督府倉場順天府草場各副使都司草場倉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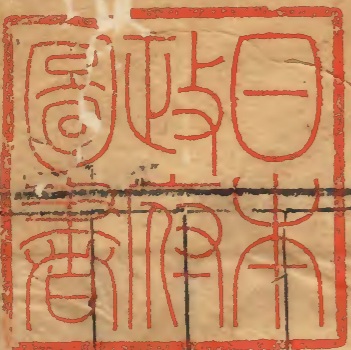
司鹽倉茶馬倉山西大同府六倉五草場北真永

平府四倉各大使副使司府倉副使州縣草場倉
千戶所倉宣慰司倉各大使副使

馭吏胥

朱倫曰今天下之稱狡猾舞文者皆曰吏胥是固然矣
倫則以為亦在有官者之駕馭隄防何如耳吏之不戰
由信任之太過未必皆彼之罪也若居官者事皆獨斷
俾彼不得竊權關節不通俾彼無所投隙公移牌票親
裁可否審視而後行則彼無所售其奸剖斷發落明示
罪名對衆而揚言則彼無所逞其詐喜怒不至漏言則
彼無以窺我之淺深尋常無容私謁則彼無以憑人之
耳目至有稽遲改易洗補之弊必加痛責大庭廣衆稠
人之中不許妄言如此則吏之狡猾舞文者將變而為

勤慎守法而民之柔懦愚呆亦必聞風而不哀祈於彼
也充若茲則民不至於恐嚇迫脅固受其福而吏亦得
以保全令終並受其福矣推而至於門皂左右莫不皆
然



皇明經世實用編卷之四終

Seal impression in the top right corner of the right page, containing stylized characters.

Red vertical text on the right page, likely a date or title, including the characters 文化 (Bunwa).

